

月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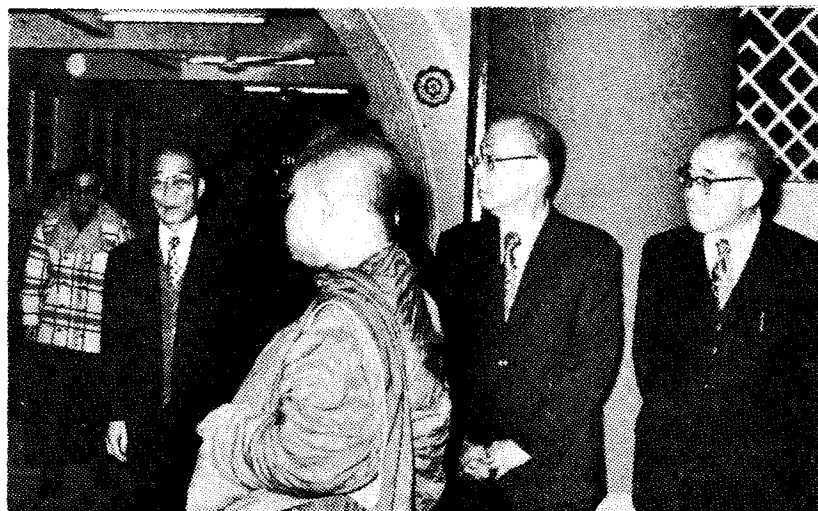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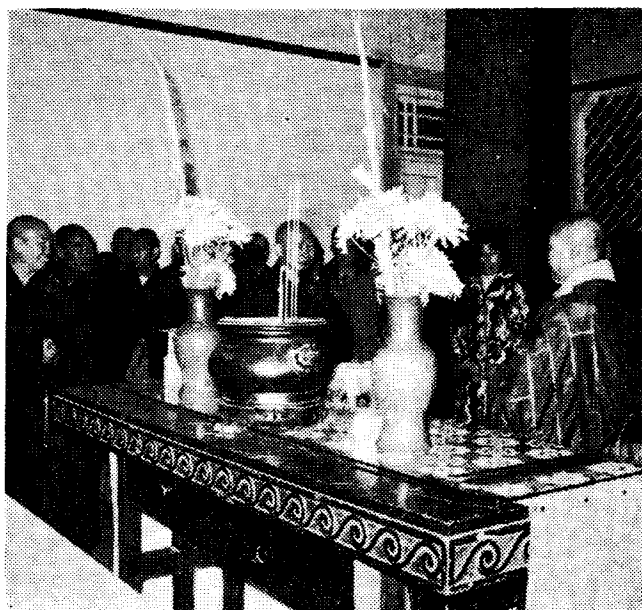
— 港 — 佛 — 動 — 態 —

香港佛教僧伽會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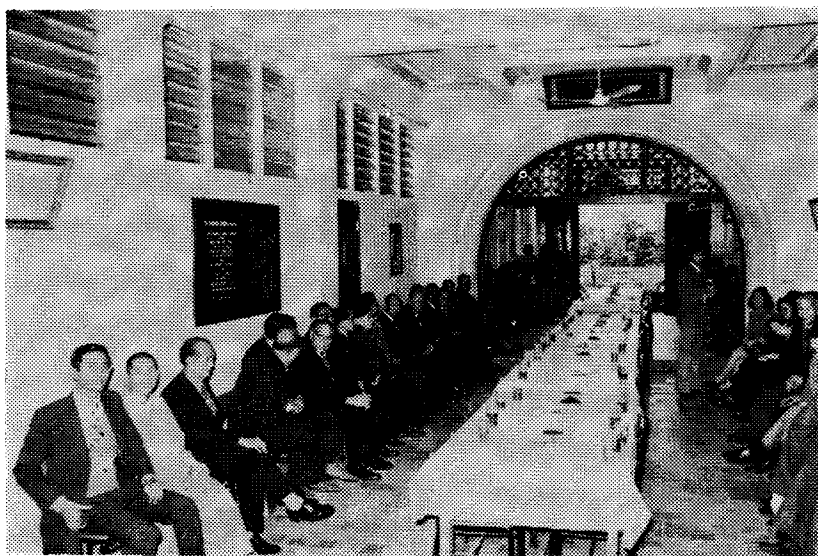
新春團拜



△ 能仁書院教授佛前參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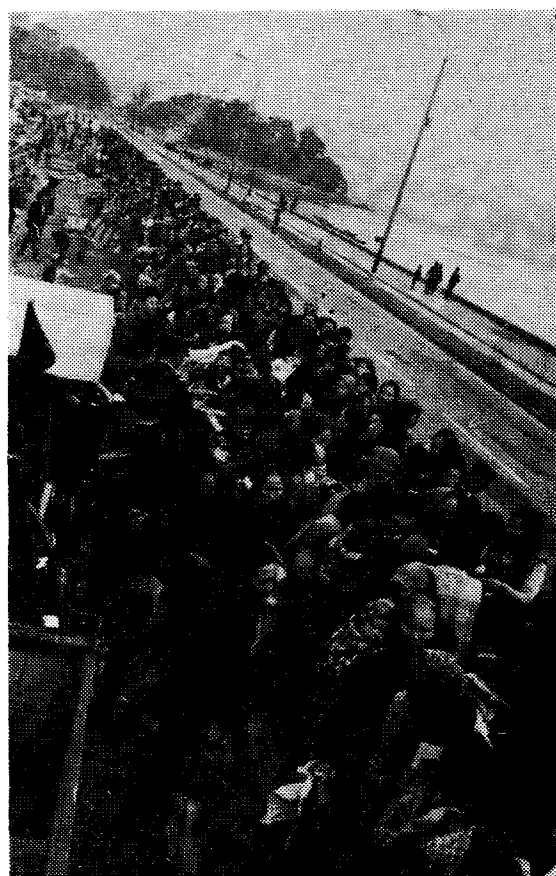
△ 僧伽會會長洗塵法師新春祝詞



△ 能仁書院員生參加僧伽會團拜



△ 佛教正覺蓮社施米，大批警員維持秩序。



△ 佛教正覺蓮社第廿三屆歲首，施派白米壹萬伍仟餘斤。

內明月刊目錄

隋・賓陽南洞本尊石像.....	封 面	
請將遺產捐獻我們教團吧.....	智 嚴	4
惟有「佛法」可以革新人類「優生學」.....	趙 亮 杰	5
空有無礙觀.....	會 機	10
天台教觀與止觀（三）.....	曉 雲	16
論「無爲之用」.....	李 瑞 鍵	20
從印順法師獲得日本博士看中國佛教的將來.....	吳 老 擇	26
大乘起信論講記（續）.....	敏 智 講	29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十七）.....	聖 印	33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二十）.....	慧光居士	36
烽火黎明.....	榮 榮	39
關於「給女尼弟子買米結緣」.....	證 淨	25
佛教能仁書院詩課.....	葉福瓊等	41
送陳惠賢君赴美國序.....	韓 堯 森	28
春之晨.....	文 桂 明	42
詠愛.....	心 立	42
理想的樂園.....	顏 華 桂	43
秋夜讀書記.....	林 大 雲	43
內明通訊.....	聖 嚴 等	44
教界簡訊.....	本 社	46
梵文學習法.....	淨 海編	49

智 塵 山 機 誠
敏 洗 金 會 智慧、惟誠
釋 釋 釋 釋
長 人 人 人 人
社 督 印 行 編 出版者 內明雜誌社

本刊流通處

- 一、星加坡南洋佛學書局隆根法師
- 二、菲律賓大馬尼拉大都會
- 三、加拿大誠祥法師
- 四、美國佛教會樂渡、達成法師
- 五、台北新店佛聲法師
- 六、日本蓮心院清度法師
- 七、印度悟謙法師
- 八、泰國中華佛學研究社
- 九、香港佛經流通處

香港北角英皇道390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

佛元2518 中華民國六三年2月8日出版
西元一九七四年
社址：香港九龍深水埗醫局街176號
176-178, Yee Kuk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H.K.
承印：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5-711654

請將遺產捐獻我們教團吧

■ 智 嚴

香港大嶼山大覺寺住持智嚴法師，日前致函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會長洗塵法師，籲請僧侶同道，以遺產捐贈僧會，以符沙門不蓄私財之戒，而裕僧團弘教興學之資，並願以身作則，率先實行，以示提倡。智嚴法師此種大公無我精神，若非達佛深理，離諸欲貪，曷克臻此。聞洗塵會長接函後，甚為動容，備致讚嘆，足為我佛子楷式。茲將智嚴法師原函刊錄，以資表揚。

編者謹識

洗公大德：

前次承您老吩咐，將先父遺照寄上造磁相紀念，現隨函奉上一張四寸相片，請查收。製費需幾多，祈示知，當即奉送；因愚意以為成批合製比較便宜，故未先製好送上也。

去年十二月杪，本擬前往禮座，但一次頭昏，再而又遇頭痛，故未克趨候，悵甚！

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老朽不知不覺已過了五十多寒暑，閻羅老爺經常送信來催，我不知何時去應召呢！眼看幾十年來，無常爺不預先通告，緊急召見者不知多少？香港佛教，許多寺院精舍，住持一死即呈後繼無人的現象。他們有些臨死來不及寫遺囑，結果死後的所有遺產被充公了，連棺材錢也取不回，自己埋葬不了自己，可憫！有的雖生前寫定遺囑，却將大筆遺產付給俗人；有的還聲言來生再向銀行

領取哩！如此做法，實與佛制相違者。我想向您老提個建議：自僧伽聯合會成立以來，在您老的高瞻遠矚，賢能領導之下，事業日益擴大，教譽日益隆盛，實足為香港大小寺院後繼無人之遺產承受者。蓋僧伽會係出家二眾集成之大僧團，負有住持正法之重任，有着相當的持久性、穩定性；僧伽會可藉雄厚資源，發展各種弘教利世的事業。

試觀外國統治者，常有將私人產業，奉獻國家，充為公有；外教人士如天主、耶穌徒，將自己一切遺產捐獻教會者，亦不知凡幾。惟於佛教則聞所未聞也。您老身為僧伽會長，有資格登高呼籲，我願作先鋒響應者。

我在未死之前，願將所有物產樓房等，全部奉獻僧伽聯合會，作為教會公有，不待死後交出遺囑。但我是個苦惱貧僧，

計所有物業，實微不足道，不過拋磚引玉，作個開端，今後來為教住持者有例可循而已。擬於數日內致一函，公諸貴會諸公討論細則事宜。匆匆，謹祝
法樂

後學智嚴頂禮

歲次甲寅年夏曆正月初六日

智嚴法師慧鑒：接誦手教，喜歡無量。

法師倡議以僧伽遺產，捐贈僧團，以為弘法興學之資，俱見

法師知見正見，深達佛理，實行沙門不蓄私財之戒，超越世間欲貪結縛，大公忘我，菩薩心行！足為末世佛子之楷式！曷勝讚嘆！逖聽之餘，謹代表僧伽會全體會董，先此復謝，並祝
福慧無量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釋洗塵謹覆

二月二日

惟有「佛法」可以革新人類「優生學」

■ 趙亮杰

一、前言

「優生學」這一名詞，創於英國「人類學」家哥爾通氏。哥氏生於一八二二卒於一九一一年，平生於各種科學都有研究；又以「生物學」和「遺傳學」造詣甚深；他根據生物的遺傳，主張擇偶可以改良人種，是故又名「善種學」。哥氏此一主張，不無道理；就是在我們中國的農業社會裏，也重視先天的遺傳（俗稱像）和後天的教育；所以舊式婚姻主張「門當戶對」。起初這「門當戶對」的主張，不是比財產或比勢力，乃是重視雙方面的血統和教育，尤其是在這父系的社會裏，男方重視女方，更甚於女方重視男方；何以故？因為農業社會的父老由經驗告訴他們「外甥多隨舅」，他們很怕娶一個門不當戶不對的兒媳婦給他們弄壞了種子。他們這種經驗與看法，也很有道理：①因為女性可以直接帶來娘家的血統。②過去女性所能接近的男性，第一是她丈夫，第二是她胞兄胞弟，所以在懷孕時期，意識上的塑造，不是丈夫的模型，就是她胞兄胞弟的模樣；如果再和丈夫沒有感情（俗稱「不當意」），壓根兒不肯看他一眼，那就完全變成她娘家那套模子了！是故在胎教期間，女性可以大權獨攬，別人無法干預；如果孕婦專心致意培養胎教，凡事往大處想，往開處想，心平氣和，不生煩惱；意識塑造的男孩、福德端正，女孩端莊有相，則生下來的孩子總有幾分把握；但必須孕婦有這種修養和知識，否則她培養不出來，也塑造不出來，這是舊式婚姻所謂「門當戶對」重點所在；不過以後大家演變的走了樣子，變成比財產比勢

力，那就沒有意思了，就是現在比學歷比知識，也是「門當戶對」的翻版，若不重「德育」和「智育」，也和比財產比勢力差不多。為什麼？因為智慧和德性，可以培養自己，也可以遺傳給子孫，知識與學歷則不能遺傳也。

我們這裏所說的用佛法改良人種，首先要研究佛家的「業力學」與「因果律」，然後修「四無量心」「六波羅蜜」為基本；有了本錢，欲得何種果報，又必須發願與迴向；蓋發願與迴向，如同我們投資一樣，投進何種行業，享受何種利益，也好像迴向衆生，則得人、天果報；迴向「阿耨菩提」，則得佛果報，願福則福，願慧則慧，雙雙迴向，則福慧俱足。若不迴向，如不投資；猶如守財奴一樣，雖然金銀財寶堆積如山，却把它凍結起來作流浪漢！修習佛法的人，若不發願迴向，雖具善根，則世世生生沒有結果，也就是說無論世間法或出世間法，不會有什麼成就；所以者何？蓋不發願，則無目的；不迴向如不投資；不投資就得不到創業的成就。

二、業力學與因果律的關係

業者，梵語羯磨，造作為義；業力者，造作法的習慣力，言其不期然而然，不可抵禦者也。衆生由身、口、意發作出來的善法或惡法，成了習慣，生死道中，與生俱來，不學而知，不教而能，如魚游水，如鳥飛空，俗稱「本能」，即「業力」也。蓋「本」即是與生俱來的「業」，「能」即由「業」所發生之「力」也。此「力能」發於身、口、意的善惡二業，又可以招致今生或來

生之善惡果報。由於「業力」牽引，「業因」感招「業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不期然而然造成九法界衆生「依」（生存的國土社會家庭和一切環境）「正」（智愚好醜，六根具、不具等）二報各各差別。此因緣和合的法則，如化合物，有必然的趨勢，所得果報，是一定的規律，故曰「因果律」。

三、「我法二執」是造業的根源

我們既然知道「業力」爲主要因素，到了因緣成熟的時候，果報是自然的現象；那麼我們就要改變業力的方向盤；把自私自利的觀念，倒轉過來，迴自向他，也就是公而忘私，把這箭頭迴向衆生；若不迴自向他，一味的自我發展，由斂財而聚財；由聚財而壟斷經濟；這等於勒緊衆生的咽喉；自己吃得腦滿腸肥！此人必定滿腦子銅臭氣！一幅慳貪相！像這樣的人，不要說人見了不歡喜，狗見了也不搖尾巴！這種人的長像、氣質、人緣，都不會好，除了看守他那一堆財產，人與人之間是沒有人情味可說；一個人若是沒有人緣，捨此報身，不復爲人；如阿那含斷了欲界煩惱，不來欲界受生；不過阿那含永不再來；失人身者，萬劫難復，尚有復的希望而已！而其無緣不來，却是一個道理。

若有衆生，只顧自己，慳貪成性，捨此人身，墮餓鬼道！腹大如鼓，喉嚨如針，經百千劫，不得水漿飲食！是故鬼道之中，沒有情感可說；何以故？自顧不暇，那裏會有「温情主義」？這就是「光顧自己」爲因，終有一天「顧不了自己」爲果；餓鬼道中都是些慳貪鬼，各各自身難保，那裏會救濟別人呢？

墮餓鬼道由於慳貪，墮地獄道由於瞋恚，墮畜生道由於愚痴。我們再追究這貪、瞋、痴怎麼來的呢？曰：由於自私；自私由於有「我」；倒轉過來，就是由「我」而「私」；由「私」而起貪、瞋、痴。找到了問題的癥結，依般若智，了知「我」無自性，迷者妄執；何以故？一切衆生執「我」者有二，①低級凡夫執「身」爲「我」，那知此身四大假合，猶如股份公司，套句法律名詞，乃爲「法人」，非「自然人」；法人無「我」，但有名字

（組織名稱）；名字性空，無實際故。②高級凡夫執「見」爲「我」，以「身」爲「我所有法」，也就是說身體是屬於我的，再明白一點說，身體是「我的」不是「我」；也好像房子是「我的」，狗是「我的」，都不是「我」。或問曰：房子是鋼筋水泥，磚瓦木料，無情之物；狗子與我乃爲二體，當然是「我所有法」，不是「我」了。曰：吾人之身，也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五蘊法中屬於色法，受想行識屬於心法；「色法」是無情的，「心法」是爲有情；不過「心法」必須藉「色法」表達感情，沒有「色法」，「心法」無所表現；所以人死了，只是「色法」上的組織解體了，它的組成「分子」以及「心法」均未消滅；好像房子垮臺，鋼筋依然鋼筋，水泥依然水泥，以及房子的主人，均未消滅也。以是之故，高級凡夫以「心法」爲「我」，以「色法」爲「我所有法」，這比低級凡夫以「我所有法」當做了「我」高尚多了！

「色法」（身）無「我」，我們已經弄清楚了；那麼「心法」（見）是不是有「我」呢？曰：覺性元明，本無「我」及「我所」，以「無明」故，裂爲「見」「相」二分，凡夫不覺，以「見」分爲「我」，以「相分」爲「我所有法」；却不了知見、相二分，交抱而立，皆無獨立功能，若去「相分」，「見分」亦無獨立的「我性」；譬如以色、空顯見，以動靜顯聞，若去色空及與動靜，求其「見分」之「我性」（能見）不可得也；若去「見分」的「我性」，求其「相分」爲「我所有法」（所見）亦不可得。由此了知，「見」「相」不虛，「能」「所」妄有；若去「能見」之「妄心」，「所見」之「妄境」，則「見」「相」二分，不落「能」「所」，皆是菩提妙淨明體。這話再明白一點說，不是泯滅「見」「相」二分（色、心二法）；只要於「見分」（心法）不落「能」，「相分」（色法）不落「所」；則「見」「相」交融，熾然而興！不見「我」及「我所有法」；否則，一落「能」「所」則非「我」計「我」，計而不捨，便成「我執」與「法執」。何名爲執？曰：執者，衆生迷此，牢不可破之謂也。由於「我法二執」，產生「我見」與「自私」，不順法性，造善惡

業，得善惡報。

四、修習「四無量心」「六波羅蜜」爲人天福

報成佛正因

吾人若能了知諸法無我，則能隨順法性無作修行「四無量心」「六波羅蜜」。何以故？以無我故，發「無緣慈」，慈心無量；與「無緣悲」，悲心無量；渾濶坦蕩，輕鬆愉悅，喜心無量；本無可取，復何用捨，捨心無量。

衆生執我，所發慈悲，皆有對象，非其對象，不興慈悲，是爲「愛緣慈悲」；以其有「我」，亦有對象，是故有量。

三乘聖人，知法如幻，無自、他相，無能、所相，但念衆生，不達法空，恆隨境緣生死煩惱，思欲拔苦與樂，此但以法爲緣，也就是以「法施」爲對象，不擇親疏貴賤，是爲「法緣慈悲」；以其未證法空，尚有法執，亦有法施對象，是故有量。

諸佛如來，已轉諸識入菴摩羅（無垢識亦稱眞如識），此識沒有自、他、能、所、諸差別見，故稱無垢；所以者何？以諸見即是垢故。

再以此識（菴摩羅）覺於諸法，則了然自知，生死差別，皆是緣生幻有，諸法實際，無有是也。復以諸法實際，證於諸識，則知自、他、能、所、諸差別見，皆是識心妄加分別，「眞如識」中無有是也。如是知者，是爲證知，非如三乘以見聞（識心）而知也。

又，所謂「覺」者，以此「菴摩羅識」覺此「眞如法性」，而此「眞如法性」非覺非不覺。所謂「證」者，以此「眞如法性」證此「菴摩羅識」，而此「菴摩羅識」，亦無能證與所證者。何以故？覺者名佛，不覺者名衆生，法性非佛非衆生。是故以識覺性，性無分歧；以性證識，識無能所。是故諸佛稱性而證，亦無能緣與所緣者。

此法無爲而興，猶如春風，盪漾萬物；一切生物，悉蒙其益

，而不自知。古詩曰：「春風化雨遍乾坤，霑被群生不見恩。」此卽物我兩忘，應物無心，故曰：「無緣慈悲」。簡非凡夫有對象有涯量之「愛緣慈悲」，亦非三乘有能度所度之「法緣慈悲」，故稱「無量」。

慈悲無量，心常坦蕩！遇境隨緣，方便度化，輕鬆豫悅！而不憂戚！喜心無量。心無芥蒂，法天之道，利而弗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患得，亦不患失；無得失故，捨心無量。（有得失心，事捨情在，藕斷絲連，不名「捨心」，何況「無量」？）量者涯量，佛心無際，故無涯量，隨緣應物，如陽光之普照，無所選擇，故稱「無緣」。

此「四無量心」非福田，非不福田；衆生緣之，緣福則福，緣悲則悲，緣福則予樂，緣悲則拔苦，而如來心，實無「能緣」與「所緣」者；以無「能緣」「所緣」故，令諸衆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却不能壟斷居奇，據爲「能有」「所有」，造成「能源危機」。世間諸寶，無與倫比，故稱出世間寶。

學人不僅修此「四無量心」，同時並修「六度波羅蜜」，從發覺初心，卽知成佛不謬！人、天道中，不畏生死，世生生必得人、天大丈夫相。何以故？以其了知法性，本無慳貪，隨順法性無作修行布施波羅蜜。了知法性無染，離五欲過故，隨順法性無作修行持戒波羅蜜。了知法性無苦，離瞋惱故，隨順法性無作修行忍辱波羅蜜。了知法性非意非識，非五蘊相，離懈怠故，隨順法性無作修行精進波羅蜜。了知法性本自寂靜，體無亂散，隨順法性無作修行禪那波羅蜜。了知法性空淨，沒有「無明」相，亦無「無明盡」相，一絲不掛，隨順法性無作修行般若波羅蜜。

以上隨順法性無作修行六波羅蜜，雖爲全性起修，仍爲「有功用行」，未臻「行不退」位；何以故？以其必須將第六識隨「文字般若」，轉爲「觀照般若」；不緣生死差別，綿密不斷緣「實相」境；倘若功夫間斷，卽是行退。到了位登八地，由「隨順」之功，而「冥契」法性，從此能觀之理智，所觀之理境，渾合無間，「能」「所」雙忘，得「無功用智」，證「無生法忍」方爲「阿鞞跋致」（不退轉）菩薩。從此念念眞如，只有前進，無

有後退，直至成佛，這「四無量心」，「六波羅蜜」，方得圓滿，成就「圓滿報身」，「實報莊嚴國土」。

五、修此行者種相好因福慧具足

我們既然知道業力與因果的關係，那麼修習「四無量心」，「六波羅蜜」，是「最勝業」。修習爲因，圓滿爲果。菩薩在修因的時候，他的依、正二報，人、天道中即超群倫。所以者何？修習「四無量心」海濶天空得「氣質美」。修習「布施波羅蜜」則得福相。修習「忍辱波羅蜜」，則生德相。修習「禪那波羅蜜」，榮辱不驚。修習「般若波羅蜜」，生清淨智慧相。持戒、精進遍通六度。

又，前五度爲事門，後一度爲理門，般若度圓滿，前五度皆得圓滿；不修般若度，前五度猶如盲者，只能作對治法門的「事六度」、不能修「理六度」也。若光修般若，不修前五度，猶如跛子，祇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有智無德，乃尖酸刻薄之士，非菩薩行者。

若諸菩薩修習禪那，靜止如山，修習般若，活潑如水；動中有靜，無輕浮相；靜中有動，無呆滯相；此即孔子所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當知此仁與智非有二法，動之與靜，亦非二體，所以者何？定極慧生，猶如山澤之通氣也，是故「禪那」與「般若」相輔相成。

如是菩薩內聖外王互相輝映，如中庸所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溥博」者，表「四無量心」，淵泉者，表「六波羅蜜」，就是由「四無量心」流出「六波羅蜜」以利衆生，故曰「而時出之」。「溥博如天」者，言此「四無量心」深廣無涯也。「淵泉如淵」者，言其發之於「四無量心」是有本有源之學，非如「性惡」思想家所說由外矯飾而成者也。「時出」之者，適機適時，應病予藥之謂也。

如再歌詠佛德，得音聲美！如是菩薩演說法音，文博義深！八音（註一）四辯（註二），微妙第一！以是之故，「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像這樣的菩薩，心意柔軟，如兜羅綿，剛毅果決，如金剛骨，加以福德智慧嚴飾其身，如是菩薩色像第一，雖捨世間所有飾好，亦令衆生百視無厭！

六、莫忘了發願與迴向功德

「發願」就是俗說的「意志」，或者是「傾向」，人而無志，猶如無舵之舟，無韁之馬，永遠是無目的地奔馳飄蕩，無所依止，也就是永遠沒有成果可說。「迴向」如投資，但必須發願而後投資，如「衆生無邊誓願度」，則必須「迴小向大」，「迴自向他」；「法門無量誓願學」，則必須「迴事向理」；「煩惱無盡誓願斷，佛道無上誓願成」，則必須「迴因向果」。「迴向者，就是倒轉過來，瞰凝目標，把這功德法財投進去，必獲豐碩的成果。若不發願迴向，如同萬貫家財存在銀行裏，既不想買汽車，也不想購洋房，仍然茅廬土階，11路的交通工具！過一輩子貧苦生活！可是這功德法財，存在「因果律」的銀行裏，經微塵劫，不失不壞！不同世間財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死了一筆抹消！這「因果律銀行」的總裁，是「第一義諦」，俗名「真理」；它是一種嚴格的「律」，主宰着「俗諦」法的「因果果報」；它的統計作業，比電腦還靈光，這就是前面所說的「業力學」，它能把一切衆生的資產（白業）負債（黑業）印在「阿賴耶」內，所以說「萬般皆不去，惟有業隨身」。假若白業不知發願迴向，黑業成熟，還得先受惡報；黑業報盡，再不發願迴向，所作的白業，就在人、天福報中浪費光了，好像以偌大的財產不知發展企業，却游手好閒，揮金如土！作些無意義的浪費。

當然這些現象，都是未發菩提心的衆生，若是已經是「發覺初心」的菩薩，他的一言一行，都從願力中來。一切功德與衆生共，就是「迴自向他」；以「觀照般若」緣「第一義諦」，就是「迴因向果」；若不如此，不得名爲「發覺初心」的菩薩。一般衆生，所作善法，都是「求求菩薩保佑我」，或修來生人、天福報，或者爲了到西方邊地作寓公，如是等人，均是未發菩提心者

。總而言之，凡是以自己的利益念經、念佛、參禪、持咒、研教、宣講，就是天天念迴向偈，也迴向不出去；所以者何？我們把「功德」喻皮球，「迴向」喻拋皮球，「自私自利」喻橡皮筋；帶着橡皮筋拋皮球，永遠拋不出去；五分鐘的熱血一過，這皮球就被橡皮筋縮回來了！所以末法眾生學佛者多，迴向者少，因此功德利益都不大。

七、珍惜功德切毋輕自毀他

從上面所說未發菩提心者，迴向甚難！那麼幾許功德能令眾生發菩提心？曰：得值諸佛，親承供養，修行信心，經一萬大劫，信心成就，得信不退，諸佛菩薩教令發心；或以大悲能自發心；或以正法欲滅，以護法因緣故，能自發心，如是發心，入正定聚，名住如來種中，正因相應故。（見起信論）

或曰：六十大劫，證阿羅漢果，菩薩道中一萬大劫發菩提心，三僧祇劫，證菩提果；其有眾生聞而生畏！墮二乘道，奈何！奈何！曰：若有眾生，不契佛理，未入正信，當捨「知識障」，深信善知識！教令持佛菩薩名號，懺悔宿世業障，但求佛慧，莫求福報，是慧清涼，如甘露味！能消宿業，以是因緣，得值諸佛，親承供養（事供養），以念佛因緣故，世世生生不落惡道，人、天道中遇善知識，善業益增；由懺悔故，業消慧現，萬劫雖久，可在風平浪靜中渡過；以慧業勝故，滿足萬劫，發覺初心；千萬莫求福報，因為「福」能增長愚痴，造黑道業，墮落三塗。故念佛法門，為勝方便，始自萬劫修信，終至等覺菩薩，皆由念佛成就故。不過因地菩薩為「事念」，果地菩薩為「理念」；「事念」者，如子憶母，以心心憶母故，故得母親的護念，但有能念之我，與所念之佛，是為「事念」。「理念」者，念「自性佛」，亦名念「法身佛」，亦名念「實相佛」，能念所念，渾合無間，無自、他、能、所之相；如此念者，一聲「南無佛」！四無量心，六度萬行，無不具足；此即前面所說之「理六度」也。

學佛功德，點滴所集，非一蹴而成，若有眾生能聞正法，歡

喜信受者，實如金剛經曰：「是人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種諸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亦非一劫二劫，已於百千劫前，修習信心。常有人說，某人修行了一輩子如何如何？地球的「一輩子」尚算不了什麼？何況人生一輩子呢？佛法難聞！一沙一塵的聞法功德，得來不易，我們應當珍惜自己，莫輕他人。

八、結 論

人種的改良，不可「揚湯止沸」，應當修習善業，才是「釜底抽薪」之計；何以故？吾人之身，皆為「業報」，故名「業報身」；遺傳固然有關係，但是光憑遺傳是不夠的；堯之聖而生丹朱，瞽叟之頑而生舜，就是最好的例子；惟有修習善業，才是最握的，何況「擇偶」是父母的事，「轉業」是自己的事；自造惡業，父母的品種雖好，則我與彼無緣，亦不能生；所以者何？因緣果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也。自修聖業，瞽叟亦可生舜，何以故？聖賢豪傑，不乏出身貧賤，叫化子却鮮有坐汽車住洋房的機會；當知「業」由「心」造，亦由「心」轉，「身」由「業」造，亦隨「業」轉，明白這個道理，朝這方向努力，才能徹底改良「優生學」。

註：

一、八音：如來所得八種音聲也。①勝妙音，②柔軟音，③和雅音，④尊慧音，⑤不雌音，⑥不誤音⑦深遠音⑧不竭音。

二、四辯：具足應云「四無碍辯」，亦云「四無碍智」。亦云「四無碍解」。言菩薩之樂說辯才，約于意業，則為智為解，約于口業，則為辯也。①法無碍：菩薩說法，順「第一義」應機而說，非由「我見」而說，故說法無碍。②義無碍：教法詮義，於義無滯，曰義無碍。③辭無碍：于眾生方言，通達自在，曰辭無碍。④樂說無碍：以前三種勝解，為諸眾生說法自在，名樂說無碍也。

空有無礙觀

會機

一、引言

中觀論云：「諸佛依二諦，爲衆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十二門論亦云：「若不知二諦，則不知自利、他利、及共利。」考察釋尊的出現人間，席不暇煖地說了四十九年的佛法，其目的無非爲使衆生離苦得樂，斷惑證真，轉迷成悟；從自利利他的實踐中，積集福智二資糧，以期究竟佛道的完成。綜觀三藏教海，性相、空有、大小、偏圓，橫說豎說，其所闡述的不外乎二諦之事理。二諦是佛法大綱，也是釋尊引導衆生的基本方法。依於現實的諸般現象，開顯諸法本性；藉人人所共知的常識境界，加以智慧的透視、剖析、抉擇，而悟入諸法實相，覺證人生的第一義。修學佛法的人，唯有遵循釋尊的教示，如實地分別二諦，於緣起如幻的世俗中，以明慧覺照，始不爲虛妄幻象所惑，從而洞達畢竟空的諸法勝義真如。觀察世俗如幻有，勝義畢竟空；即緣起而體性空，即性空而緣起宛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現證空有無礙的境界。如是正確地把握佛法真諦，乃能悲智雙運，切實地完成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目的。

二諦，指世俗諦，勝義諦；或作世諦，第一義諦；俗諦，真諦。也即空有二諦。通常謂：有，爲凡情常識境界；空，是聖人眞智所體悟的諸法本相。聖智所證的特殊境界，稱勝義諦——空；凡情所見的世界，名世俗諦——有。而究其實，凡夫不但不了勝義空，也不知世俗有，所以往往在緣起世俗中，不了其如幻，而生自性妄執。唯聖智體見勝義空，始能於世俗中，明其如幻有。蓋佛法所指謂的空有，二者是無礙的，失空即失有，失有亦失空；通達自性空者，才知如幻有；見如幻有故，而悟自性空。從

世俗幻有中，導向於勝義自性空的境界，乃佛法修學不可踰越的次第。

空有，是佛法基本論題，大乘、小乘、空宗、有宗、無不談空，也無不談有；空有無礙的說法，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在佛教思想史上，有所謂空宗有宗的出現，而且曾發生激烈的論爭，形成尖銳的對峙，究竟爲何因？難道空有二系的大師們故意逞強好辯，互爭一日之長嗎？相信其中必有深意在。儘管說佛法是圓融無礙，「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但是龍樹、顓頊的穿鑿附會，畢竟無助於真理的發揚。學人唯有針對問題核心所在，作理智的分別、勘察、探討、抉擇，而後予以如實地融會貫通，始可解決二者的歧異，使佛教的發展，邁上一新的里程。

空、有，二名詞是常被誤解、歪曲的，不特一般不明佛法者感到陌生，就是研究佛學多年的老學究，仍不免出現與常人近似的謬見。本文的主旨在對空有之涵義，作多方面的分析，藉以領解空有的要義，把握佛法的重心。

二、空有的基本概念

首先，我人必須明白，佛教發源於印度，其立論構思及詞語的運用，完全是根據他們的思惟方式，所以翻譯的時候，往往很難找到與原意一致的名詞，空、有二術語是譯經大師，根據梵文的含義翻譯過來的，在理解上應本着它的原意，沿印度的思惟方式，而不可與普通名詞混淆，望文生義，錯解佛意。這不但佛學如此，現代一般科學、哲學各種術語的了解，亦莫不皆然。

常人一聽見空，即泛起空空洞洞，虛無烏有的感覺；反之，聞有即以爲是本然，不變的實在。在這基本錯誤的前提下，說空即不是有，說有即不是空；空有無礙之說，對他們而言，是何等

困擾不通！

我人欲想理解解空有無礙的真義，必先放棄空即是虛無，有即是實在的成見，對空有二名詞重新考究，作一番切實的認知功夫。否則，對空有無礙的正理，不但無法接受，曲解誤會，且反以之爲詭辯，故弄玄虛，無實質意義的謬論。如此背棄真理，毀謗正法，自瞎慧眼，墮無明深坑而不自知，殊爲可悲可憐！

中觀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爲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寥寥數語，已道盡空有無礙之義蘊。何謂有？即是世間各色各類的現象——身心界、社會界、以及自然界。此宇宙間的森羅萬象，依佛法說無不是仗因托緣，在重重無盡的條件關係下而存在；非從因緣而有之法，於此世間實無處尋覓。例如：一間學校的成立，是由教室、校長、教師、學生等因素條件的湊合而有，其中每一因素中又含攝着衆多的因素，在錯綜複雜的交互關係中，無有獨立性、永恆性、自體性、實在性。從現象看，它是緣起如幻「有」；推究其背後的本質，自性畢竟「空」。

空，含有否定與肯定二義，從否定方面說，萬有皆從因緣生，不是自己如此，原來如此，永遠如此的；無有自成性、不變性、實體性——自性。換句話說，佛法所否定的是衆生的自性見。無論是感覺的世界，或是知識推理所得的結論，凡是認爲有具體而微，終極實在的東西，非徹底勘破不可。然而，現象界的一切，有情身心，山河大地等，它的存在是不容任何人否認的。舉凡人、事、物、色法、心法，具體的、抽象的，即使是夢、幻、泡、影，佛法也都承認它的存在——有。惟此諸現象的存在，乃由緣而起。諸法何以能緣起，乃依空而建立，「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即正確地顯示這一深義。是故佛法說空，一面否定諸法自性，一面肯定緣起現象。善於把握此義，始不落斷常的邪見，以及世間外道本體論的各式謬說。

佛法談空說有是貫通一切的，談空，則無一不是空，聖智所證的境界是空，凡夫迷情所有的境界也是空；有爲法空，無爲法空；生死輪迴空，涅槃解脫空。說有，無爲法，諸佛所證的涅槃以及業果諦寶等，固然是有，凡情所見，乃至俗人所染著的欲境

，也無不是有。有，緣起如幻有；空，自性畢竟空。此乃佛法空有二詞之微言大義。（詳閱龍樹中觀論。）

三、空有的分類

有，如上所述，是指現象界的萬事萬物，即佛教術語的一切諸法。它的內容幾乎是無所不包，我人欲想對此林林總總的大千世界，給予一種概括性，而含攝無遺的分類，誠非易事。但是對宇宙人生的研究，哲學問題、科學問題、宗教學的問題，非有系統性的歸納，有條理的分析與綜合，面對雜亂無章的問題，研究工作實無從下手。尤其是現代科學方法被普遍地採用，不論歸納法、演繹法、類推法，分門別類確是必要的。

空義的研究，先予萬有一正確分類，實具積極的意義。蓋空乃從有而顯示，藉諸法從緣起而體察自性畢竟空，如是依有明空，始不落於頑空的邪見。對於有的分析、分類，一般分爲生理的、心理的、物理的；或生物，無生物等等。佛教經論中的阿毘曇，以及大乘唯識論典對萬有的分類極爲詳盡，頗有可取。茲依唯識學的五位百法，以見宇宙萬有的全貌。

五位百法：（一）色法：感覺器官（包括神經系）等五根，和五根所對的色等五塵，以及無表色。此含攝生理和物理的各種現象。（二）心法：指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的八識心王，爲精神作用之主體。（三）心所法：附屬於心王的五十一心所——徧行五，別境五，善十一，六根本煩惱，八大隨，二中隨，十小隨煩惱；亦即從屬精神主體的心理現象。（四）不相應行法：共有二十四個，此爲色心之分位，其性質不即色心，也不離色心，而界乎色心之間。（五）無爲法：指虛空、擇滅、非擇滅、不動、受想滅、眞如的六無爲。在唯識學的思想，以八識心王爲主體，十一色法爲心王之所變，五十一心所爲心王所相應，二十四不相應行，爲心王之分位，六種無爲乃識之自性。故從認識論的立場，觀察宇宙萬有不離於識，揭示本宗的要旨，而歸於「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結論。（詳閱大乘五蘊論及三十唯識論等。）

依般若性空系的觀點，色法、心所法、不相應行法，固是因緣所生，自性無所有；即能認識境相，作為萬法主體的心識，也是不離因緣而獨有，同樣是空無自性。例如：眼識的生起，至少要有眼根（視器官和神經）及色境，離開根境諸緣，眼識作用無從顯現。其他耳、鼻等識亦然。即以識的四分說，見分、相分、自證分、證自證分，也不是有獨立的自體。再約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的意義而言，仍逃不出重重緣起的關係。緣起論是貫通一切的，客觀現象的存在，藉因緣和合而有，主觀的心體，何嘗別有自性？擴而言之，無為法亦不離緣起法則；二空所顯的眞如，即緣起寂滅性。從五位百法的分析中，無一法不是因緣所決定，宛然有而自性空的。因此，從空有分類而言，五位百法是緣起之幻「有」，而其當體畢竟「空」。引伸言之，「有」類幾多，「空」類也有幾多。雖然「空性」是一，約「有」的差別區分，可以作多式多樣的說明。

在原始佛教經典上，經常出現五蘊、六處、十二緣起支的名詞。五蘊：色是物質，受、想、行、識屬精神。乃側重心理的分析。六處：眼、耳、鼻、舌、身屬於生理，意屬於心理。乃偏於生理的說明。十二緣起支：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要在說明有情生命流轉的過程，和指出生死還滅的法則。這些——五蘊、六處、十二緣起，都是生命現象，也是有情存在的事實——「有」。釋尊直接地掌握生命現象，加以如實的透視、剖析，發見它的無常、無我，進而體證無生無滅的涅槃，達到究竟安隱的歸宿。

無常、無我、空，是一體的。如經云：「無常者即苦，苦即非我，非我亦非我所。」從時間觀察，世間一切法是生滅無常；祇在息流變，相續不斷的過程中，假立過去、現在和未來。從空間看，各種現象都不是孤立的；它們彼此之間都有着相互關係與交替作用。既是因緣生法，必定是無常的，色法、心法均無例外。諸行無常，即我的實體不可得；無常無我故，終歸於空。如是明乎緣起生滅法則，修習緣起正觀，打破我我所的妄執，即體

現緣起的寂滅——空性。據此，五蘊、六處，十二支諸有，乃緣起之幻象，推究其本質，畢竟空寂。由是證實諸法皆空，確為萬有的最高原理原則。依有明空，從空有的關涉中，體悟中道，乃修學佛法之正途。

有情為本——特別是人類——的佛法，對於現象的分類可以五位百法，或五蘊、六處、十二緣起支，總括一切。其他，更簡畧的分為有為法，無為法；世間法、出世間法，乃至一般的生物，無生物；物理、心理、生理，皆不越此範疇。

其次，根據思惟的方法，分別空的種類。大智度論說有三種空：一、分破空，二、觀空，三、自性空。分別敘述如次：

分破空：即以分析方法，層層分破，以了達空義。比方說，一棟樓房是人工、鋼筋、水泥、木料、地基等條件構成的。對於這些條件，分析至極微，乃至不可再分的程度。由此方法而明白樓房無有實體，是空的，謂之分破空。這種分破空，對於利根者，確能因之而悟諸法皆空。但鈍根之人非特不能由此旁通上去，了達空理，反而執有一終極實在，成了悟理的障礙。如薩婆多部的學者即執極微、剎那為自性有。若干小乘學者，承認衆生無我，而固執五蘊法不空，乃從分破空而來的誤會。

觀空：從認識論出發的思惟方法。如行者修不淨觀，所見的外境都是污穢不堪；修水觀，則四周一片汪洋。此觀空的方法論，旨在證明外境非有，一切唯心所現。唯識家常舉「一境應四心」，是其最明顯的例子。意謂同一外境——一湖水，由於衆生業感不同，心識不同，而顯出各種差異。如魚見之為舍宅，餓鬼見為膿血，人見為水，天見為琉璃宮。更現實的一例：中秋明月，合家團圓欣賞它，內心充滿光明與喜樂；而離鄉背井，家破人亡，或有家歸未得的遊子，面臨此景，不免引起悲涼淒愴之感。同樣的明月，同樣的水，為何因人心情不同，因業感不同而現種種差異？可見外境虛假不實，唯心識所變現。這種境空心有的觀法，律之於諸法畢竟空尚有相當距離。很顯然地，它是不澈底的空觀；此法空彼法不空，仍未跳出分破空的巢臼。如是觀空，不善領會者，以破壞緣起——外境的事實而謂之空，即成損減執；心

之主體，原不離緣起，而謂之不空，即是增益執。故觀空的方法，不能直契佛法中道義。

自性空：又作當體空。存在的現象，內而身心，外而器界，小至微塵，大至大千界，法法不離緣起；凡是緣起所成之法，自性不可得，當體即是空。這是最直捷了當，最究竟的空觀。它不像其他的方法論，轉彎抹角地用分析假實，層層分破而成立假名空；或以認識論的觀點，謂境相非有，萬象從心所生，而主境空心不空。自性空，乃本着緣起的相待性，直探諸法之本體，頓悟一切法自性空。般若性空系的思想，即立足於這種觀法，發揮佛法中道義的。

綜合佛法學派的空觀，不出自空與他空二類。自空，即緣起的現象，當體觀其性空。他空，以排除某些東西，因沒有某些東西而稱之爲空。上舉的分破空與觀空，即他空思想的代表。如分破空：我是由色心的五蘊法積集而成；將此五蘊法抽離，我無由成立。我之所以無，五蘊積聚故。我空，而五蘊法不空——我空法有，即他空的一類。再如唯識的觀空：外境皆空，唯識所現；徧計非有，依他起不空，同是根源於他空的思想。

通常說：有爲法，乃有生有滅的變異現象，是空無自性的；無爲法，離諸生滅變異的本體，自性不空。凡夫位的雜染法，虛妄不實，故空；聖者所證清淨涅槃，具常樂我淨四德，故不空。如來藏法體不空；客塵無明是空。……諸如此類的依實立假，一空一不空，都可以納入他空論者的範圍。自空則不然，乃即法之當體而明空。所謂「常空，我我所空，性自爾故。」即於常、我、我所的當體洞悉其空，不是空掉某部份，另有什麼不空之個體。性空與緣起相續的現象，是一種似矛盾而統一的；即於緣起現象，直指其性空，不須另立一不空的法體作爲空的依據。對於慣執實有的學者，由自性見的作祟，硬是不承認自性畢竟空，覺得若無一實有不空之物的存在，則諸法失去憑藉，世界、有情、生死、涅槃均無從安立。於是乎一元論、二元論、神我論、妙有論，各式色樣的學說，異軍崛起，相繼成立。誠然，緣起性空義是甚深極甚深的，不明緣起幻有，自性皆空的正理，執空著有，妄

生諍端，諸佛出世莫奈他何！

四、空有的抉擇

空有無礙的中道義，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極難通達，即令實證後的聖者，欲以世俗名言把個中奧義解說清楚，使我人完全領悟，仍屬不可能的事。雖然真理遍一切處，緣起現象歷歷在前，諸法真相當體即是。但盲無慧眼，爲無明所覆的凡愚，坐於光天麗日之下，仍然不知太陽究爲何物。雖然，諸法實相，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屬不可思議境界。不過，在世俗諦中，不妨運用理智加以思惟，藉共通語文加以說明。縱令標月之指非實物，語文非即是真理，而離開語言，不藉月指，廢棄經論，木石般地不予分別，盲修瞎練，何嘗就能體悟諸法本來面目？修學佛法之道，方便有多門，樹立正見爲其首。諸佛從初發心，直至超凡入聖，臻於究竟，全然依於正見的引導。如其正見不備，思想錯誤，自誤歧途，含冤九泉，莫知所以。做爲真理發掘者，抉擇空有，培養正見，啓發智慧，乃修學過程中極重要的環節。故此，對空有之義，有再深究的必要。

從側重方面說，緣起有是現象的描述，自性空是本質實相的指陳。於此二者之差別中，如何使其統一？諸法實相，律之於常理，應是實有，何以稱之爲空？緣起形成的因果現象是虛假不實，何以命之爲有？爲說明方便起見，且舉緣起有與自性空二命題，以申論空有無礙，性相不二的道理。

緣起，主要的在於說明有情的生死相續和還滅的過程，兼及器世間山河大地等現象。有情的流轉與還滅是依緣起而安立；宇宙間的諸般現象，也不能離緣起理則而存在。現代科學不論如何進步，各門的學術，如心理學、社會學、生物學等，屬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均逃不出佛法緣起法則。緣起貫通於一切的，有爲法是緣起，無爲法也是緣起；衆生法依緣起而安立，佛法也是藉緣起而施設。緣起法在全盤佛法中，其份量是如此重大！故佛法修學者，對緣起法予以深刻而廣泛的體認，乃是不容忽視的課題。緣起，即由緣而起之意，揭示了諸法的形成與散滅的必然規

律。中論云：「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不無因」，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都是根源於自性見的戲論，違背緣起正理故。緣起的定義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意謂：此果法的存在，乃由彼因之存在，有如是之因，必產生如是之果。任何事物，之所以形成此種現象，必有某些因素存在，有了同樣的原因，故生同樣的結果。「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世間滅。」由因緣而生之法，也必由因緣而滅。此因不起，彼果不生，無此因則無彼果。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純大苦聚集。」「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憂悲苦惱純大苦聚滅。」這是經文列舉的緣起具體內容。依佛法說，有情何以流轉生死？此現實生命從那兒來？歸根底不外是煩惱（惑）——無明、愛、取；依惑而造業——行、有。由此惑、業、果，相順相生，故生死流轉，循環不息。那末，如何從生死苦痛中獲致解脫？這必須斷除苦果的因緣，修習戒、定、慧，以對治煩惱，逆生死狂流，趨向於涅槃境界。由此可知，有情相順相生的流轉與截斷瀑流的還滅解脫，都是建立在緣起的基石上。那些意圖撇開緣起而別立異常個體之流，簡直是「神」「梵」的宗徒！

諸法從緣具而生，也由緣散而滅，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要注意的一層是：一切事物之所以有生滅現象，不僅是外在順逆境因緣的決定，更重要的是法的本身具有可生可滅，而且生者必滅，有必歸無的必然性。而這種可生可滅，以及生者必滅的原理，即是緣起性。緣起具備「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的二大定律，故能爲建立生死流轉，與涅槃還滅之所依。

同時，佛法說緣起，不單是因果關係的說明，更指出了因果生滅的序列之必然性。世間錯綜複雜，萬別千差的現象，何以如此而不如彼？日月的運行，社會的變遷，歷史的發展，其間各有它的因果必然程序。如前所舉「無明緣行……生緣老死」；「無明滅則行滅……生滅則老死滅。」此乃有情流轉，與還滅的序列必然性。現代科學之研究，其主要方法是從錯綜的現象中，經搜

集、分類、分析的功夫，而發現它的基本原理原則，以此原理原則，作爲改善社會實際生活之應用。佛陀觀察人生，體悟無明緣行等十二支的流轉律，以及無明滅則行滅等之還滅律，也即發現有情生死與涅槃還滅的原理原則，并依此指導我人從生死邁向解脫之道。

於此需附帶說明的是：因果生滅的必然理則，它不同於玄學者所計執的超越現象之上，或深藏於現象之中，作爲萬化根源的本體；更非神學者指謂的操縱宇宙現象之真宰。佛法所說的緣起序列必然性，決不是離開因果事相而別立，它祇不過是現象生滅的一種規律而已。

從佛法觀察宇宙人生，一切現象之所以如此生滅，無非是緣所決定的。而緣起的相關因待性與序列必然性，其自性終歸空寂。說明白一點，現象的生滅、有無，它本身沒有實體性，不能自己規定自己，離眾緣而獨存。故此，佛法的結論：現象界的萬事萬物，其存在的當前事實，不容任何人否定——緣起；惟觀察其本質，無有真實自體可得——性空。這樣的緣起觀，自性畢竟空而緣起宛然，緣起宛然而自性畢竟空。空不礙於有，有不礙於空，空有無礙的中道，對於慣執一邊的衆生而言，是多麼微妙難思！

其次，對於與緣起相反的自性一詞，畧爲論定，以幫助初學者領略諸法空義。梵語私婆婆（譯音），此云自性、自體。自體，含有自有、自成、自己規定自己之意。自性，即本源、本質、本來如此之謂。在我人意識直覺中，不能透澈現象存在的時間性，不明諸法相續和合的緣起性，而泛起有一原始的，根本的，或素樸的實在感。這種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妄執，是謂與生俱來的自性執。另一類知識比較充分的玄學者，經過理性的考察，從現象界縝密的推論中，多少看出相續與和合的緣起性，但受了無始熏染的自性見的影響，從現象到本體，仍然堅持事物的本源是不變的、自成的、真實的。這是分別所起的自性執。哲學上所認知的實在、本體、本元，以及佛教學派中的薩婆多，大乘唯識學和真常唯心系的自性論，皆是根源於自性論而出現的不同型態。

依薩婆多部的看法，統攝諸法不外假有和實有兩種。世間的

事物，依時間的前後形成相續相，依空間的相待性假立和合相，這是屬於假有無自性的一類。然而分析此相續與和合的現象，到達無可再分的最終單元——極微物和剎那心，是實有自性的。他主張藉五蘊和合的我是假，但假我所依的五蘊，不能不是實有。換句話說，現象界的事物是假，現象背後之本質，却非真實不可。他這種假必依實的見解，雖然也是接受佛說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法印，但經他們再推究的結果，發覺相續假（無常）與和合假（無我），彼等所依的原質，確是實有不變的。

大乘的唯識學系，承襲部派佛教經部師現在實有論，主張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在種子與現行的轉化中，其自性是實有不變的。所謂「自性緣起論」，色生色，貪生貪，有漏生有漏，是他的思想之一。約徧計執與依他起而言，徧計執屬假名安立，自性無所有；依他起為自相安立，是實有自性的。依實立假，假必依實，假法是空，實法不可空。若果一切法都無自性，則世出世法無所依傍，不能建立生死流轉與涅槃還滅。這是虛妄唯識學對空有的見解。

另一派眞常唯心論者，建立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作為諸法本體。它具足無邊稱性功德，在凡不滅在聖不增的實體，決不可說為空；可以空的是客塵雜染的虛妄心。楞嚴經云：「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木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何況清淨妙明心性一切心而無自體。」雖然在形式上與前述的薩婆多部，唯識學派之說畧異，而主張諸法本源實有自性，基本原則是一樣的。

根據性空學系的思想，緣起與自性，二者是不容并存的；凡是緣起法即無自性，是自性有即不從緣起。假定既承認諸法從緣起，而又不肯放棄自性的執見，實在是極端矛盾而不可思議的。中論云：「象緣中有法，是事則不然，性從象緣出，即名為作法。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義？性名為無作，不待異法成。」即是說，諸法從象緣而有，是則無自性。因為法既從象緣現起，即屬所作性。假若主張法有自性，就不是所作。如前所述，自性是自有的、自成的、自己規定自己的；而緣起則為所作的，待它而有

的。二者形同水火，勢不兩立，怎可承認緣起又容自性的存在？佛說無常、無我的緣起論，而歸結到自性空寂，即為勘破自性的迷執，廓清衆生謬誤的根源——戲論。不顧佛法基本原則的自性論者，捨此正途不走，各色各樣的歧見也就紛然而起了。

綜合的說，緣起是無自性的，無自性故名空；空與緣起的關係是相順相成的，依空故能緣起，是緣起故自性空。自性論者看來則不然，空與緣起是相反不能并存的。其主要關鍵在於他們以空為沒有，緣起是有——自性有。空只不過破執的方便，目的在於顯眞性；妄執空，法性不空。若一切皆空，則破壞業果諦實

——緣起，衆生的流轉與聖者的還滅都無從建立。在性空論者看來恰恰相反，依於空故，才能緣起；是緣起的，自性畢竟空。空與緣起，有互相發明之用，決非截然的二法。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那裏是如自性論者所了解的，僅限於否定的一面而已！色與空，相容不悖，色當體即空，非空不成色。「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不得成」，即充分證成此義。故以一切皆空為破壞世出世間諸法，實是自性見的作祟，淺智者的看法。

然則性空論者執空為諸法最終實在，萬化之本元嗎？不也！「大聖說空說，為離諸見故，若復著有空，諸佛所不化。」龍樹菩薩的「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祇是確定諸法可生可滅，可有可無的可能性；猶如一片空地，可建築樓房，而單有此空地并不能成為一棟樓房。當知抽象的「空」，是不會有現象生起的，必須有緣衆的湊合——緣起，才有生滅的現象。比方說，明鏡能照物，但若缺象緣——光線、人物等條件，即顯不出鏡的功用。所以空乃緣起本性，以無自性為義。從緣起顯性空，依性空明緣起，二者不即不離，不可視為同一體，也不可當做差別體，蓋自性論者的「一」「異」見，是不合空有無礙之中道義的。

總之，自性空，緣起有，把握這基本原則，分別、抉擇空有，決不把空當成虛無，將有作實體解；即緣起現象而知本體自性空，即本體自性空而不礙緣起如幻有。如此才不落於自性生滅、有無、一異、斷常的異端，才能契合於緣起性空的中道義。（未完）

天台教觀與止觀(三)

曉雲

三、二輪三大互顯互證

「夫學般若菩薩，先當起大悲心，發弘誓願，精修三昧，誓度衆生，不爲一身獨求解脫」。

觀乎古德之警策，可知學佛非閒逸。

佛教雖亦有其消極之一面，但究竟以積極救世之精神爲核心。若欲知學佛之正宗思想：「學佛之正宗，須明人之關係。佛言一切衆生，互相緣起，交徧而不可分……而實交相爲用，不可偏廢……故知人類之生存，表面雖各獨立而各執其事，實則交徧依止，息息互關，所謂牽一髮而全身俱動，欲一人安，必先一家安，一族安，鄉里安，社會安，國家安，乃至世界安，然後一人安。佛知此理，故其昭示弟子曰：『欲成佛道，先度一切衆生』」（常惺法師集）。所以大悲心願之菩薩，又稱爲大心凡夫，因爲菩薩爲度衆生，爲悲願之驅使，願心所至，地獄不辭。故謂世界有兩種人，一凡夫爲業力所轉五蘊綑縛，心不自在；菩薩爲悲心所驅，不得自在。不過菩薩有般若遣蕩之功，亦可說無往而不自在。般若照有，菩薩悲願心生法生。般若照空，顯無塵智。

「本謂菩提心，堅固如山王，大悲徧十方，不依二邊慧。」離二邊之中道慧，是大乘行人最主要之修習工夫，因爲中道慧始能徹證諸法實相之真理（在唯識學上是無差別智）。悲智雙運之救世者，於此二輪，不能缺一。三藏十二部之經典，亦不外說明此悲智二輪之理體，並指示衆生如何去實踐之程序。不過在經典中是因機說教，佛陀於「一念中知無邊生行，知無邊衆生心」，然後「隨其所念一切衆生，皆爲說法，令增淨業而得度脫」：

墮惡道者，教使發心，在難中者，令勤精進。多貪衆生，示無貪法；多瞋衆生，令行平等；著見衆生，爲說緣起。欲界衆生，教離欲恚，惡不善法；色界衆生，爲其宣說毗鉢舍那；無色界衆生，爲其宣說微妙智慧。二乘之人，教寂靜行；

樂大乘者，爲說十方廣大莊嚴。如其往昔初發心時，見無量衆生墮諸惡道，大獅子吼，作如是言，我當以種種法門，隨其所應而度脫之（華嚴經明法品）。

佛經並非於一部經中具說諸法，有時說大悲心，有時講菩提心，有時講無二慧。無二慧之中道第一義諦，是大乘法之核心，天台家所依之中論三諦偈：

因緣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 亦名爲假名 亦名中道義

行人修習過程中，悟真空妙理是上求佛道之由；大悲心切是下化衆生之動力。二輪法運，彼岸爲功。然此種功力，都要從三心互融合而顯。就如前面所說：菩提心，無二慧，大悲心，依中論頌之解說，此三心如鼎足三立，缺一不可，故學佛法行佛行之菩薩，以此爲必需之法要。大悲心，是爲衆生拔苦與樂之意，「不顧自身的安危，奮勇拔一切衆生的痛苦」，經云：「觀衆生苦，發菩提心」。無二慧，「是離二邊的中道慧，唯有無二的中道慧，始能徹證諸法實相的真理」。菩提心：「菩薩觀見世間是苦，立即想到這不是我個人所有的，而是一切衆生所共有的，自己固應求得痛苦的解脫，亦應使令衆生解脫痛苦。所以發起大菩提心來，一方面積極的救度廣大衆生，一方面積極的追求最高佛果。是以菩提心，爲上求下化的原動力；由此動力的推動，菩薩所要做的兩大工作，就可不斷的進行。」（此二大工作是大悲心，無二慧，本論謂般若二輪即此矣）。

菩薩由於具足二輪動力，加以切實行持。所謂大轉法輪，對內衆生則轉識成智，對外衆生則轉凡入聖。唯以度內外衆生爲務，於般若二輪中，體用互爲而起事相。且菩薩願力無窮，則悲心無盡；只隨悲心所轉，菩薩下地獄，亦是情不得已，非下不可，由於悲心所驅使故（大乘梵網戒經，輕戒第三十一「不行救贖戒」與第三十四「暫離菩薩戒」）。此是佛教大乘思想與精神之糅合，是「菩薩從般若道進入方便行」。菩薩莊嚴國土，即維摩經云：

「心淨則國土淨」。若一個純潔發心之佛教徒，必應有此種觀念，與負起弘法利生之義務，即是如何莊嚴自己的國土（心）與如何成就眾生離苦得樂之功德，故菩薩必要發大願心。由於願力而支持悲心之動力，所以悲心願力，是一而二，二而一之相生連貫性。華嚴經初地品所說各種大願，總括爲十願：一、廣大勝解供奉諸佛，二、攝受正法護持佛教，三、詣如來所供養受法，四、諸菩薩行如實教化，五、普化有情令住佛地，六、十方世界悉皆知見，七、嚴淨國土隨機示現，八、同願同行入大乘道。九、行不退道所說不空，十、示佛出世充滿法界（入中論頌講記）。華嚴十地品所說菩薩之悲心廣大如虛空，佛菩薩之悲智心願，絕非凡人所能測見。

佛說法至後期，於靈山會上，指示一乘妙法，開權顯實，暢佛本懷。於法華經中，示本迹二門，使行與理，原歸一轍。故云：「扶律談常之涅槃三德（法身、般若、解脫），乃天台所依之三德秘藏，三德具四德：常、樂、我、淨。菩薩至此境界，體用一如，於此妙心妙行之行持中，四種成就眾生之大法，名四悉檀。大智度云：

復次佛欲說第一義悉檀相，故說般若波羅密經，有四種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爲人悉檀，三者對治悉檀，四者第一義悉檀。四悉檀中，總攝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菩薩作此四悉檀。自度度人，觀衆行，成就衆生。法華經藥草品云：

譬如大雲，普覆一切。既出於世，爲諸衆生，分別演說，諸法實相……皆令離苦，得安穩樂。爲大眾說甘露淨法……以一味雨，潤於人華，各得成實。

天台以純圓獨妙之教，復建立三種止觀，攝一切大乘經之法義，菩薩種種方便設施，開權顯實，故方便品說名諸法實相。一切觀行教義，不出法華經之本迹二門（本是根本智，迹是垂迹），權實兼施。由觀行明達，所行事相，以用顯體；亦由體起用，互起互攝，體大相大用大。菩薩之悲心，必需具足如是力，如是因，如是緣，始能調御衆生。法華經云：「定慧力莊嚴，以此度

衆生」。佛教大乘思想之精神：「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佛教經歷數千年，雖經過多少危難與遭劫，乃至近世西方宗教思想之波折與物質文明之衝激，然而佛教安然仍存。其中主要因素，就是佛教本身之嚴整質樸，而所產生悲智雙運之般若思想與菩薩精神，發自一心淨念之淵源。大乘止觀法門：

自性清淨心，其義甚博……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絕諸對待，無內無外，所謂無前後，無方隅，堅窮三際，橫遍十方，具足體相用三大。

大乘止觀所明三大，乃爲宇宙人生中，林林總總；乃至一切日用運爲，舉心動念，一切善法善行。莊嚴國土，成就衆生之偉大理想，創造生命光輝。所謂精神永在，萬古流芳，挽劫扶傾，濟人利物之功德，也不外此體相用三大之互攝互彰。因如華嚴經中之因陀羅網（經云網孔貫以明珠），微妙光燦，莫可言說，然此三大之行相，乃是吾人心性湛淨，如明鏡，如海水無波濤，自照自明，了明自在。故云：

隨緣不變，體即眞如，是爲體大。全妄是眞之心體，具足過恆河沙稱性功德，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是爲相大。即此一念心性之體相；不變隨緣，能出生十法界因果，達此十界因果，緣生無性，便能翻染成淨，是爲用大。

吾人一念淨心，能具此三大（所謂大者，即超倫絕代，不可方物之意）。

吾人常云小我大我，小我是佛法中所言五蘊（色、受、想、行、識）三毒（貪、瞋、癡）而成，大我是般若六波羅密而成。捨小我而成大我，則體大、相大、用大，而其功德則與日月同明，與天地長存不朽。故經云：「菩薩但從大悲生，不從餘善生」。此言祇有大悲心，則一切衆德皆隨之而生。

佛教重行解相應，即以前所說知識與經驗並顧，否則祇從經典而理證，必須實踐始是行證。釋尊十二年所修所行，乃至菩提樹下成等覺之行證，此爲學佛者之最切實師承。吾人老實學，切實行，即可體證之。」

體證淨心，無塵智。從無塵淨智，而生無量清淨願，四無量心。菩薩於此無量淨智功德莊嚴佛刹，亦即莊嚴法身。妙法蓮華經兩重三分，迹門三分與本門三分，以一「本門」開多「迹門」；以一法華無量莊嚴，遍施法雨。如法華藥草品：

譬如大雲，起於世間，徧覆一切。慧雲含潤，電光晃曜，雷聲遠震，令衆悅豫，日光掄，地上清涼，雲垂佈，如可承攬。其雨普等，四方俱下，流澍無量，率土充洽。……卉木藥草，大小諸樹，百穀苗稼，甘蔗葡萄，雨之所潤，無不豐足，……稱其大小，各得生長。根莖枝葉，華果光色，……譬如大雲，以一味雨，潤於人華，各得成實。

故云般若水澆益衆生心。心地法門，所施功用，無非般若緣法。如「註釋法華經文，從『如是我聞』至『作禮而去』止，始終一貫用特殊之解釋法，而以因緣、約教、本迹、觀心之四釋。此四釋也，大別之即教觀二種：因緣、約教，本迹三釋都是約教釋（都是屬於教義中的教旨，而教義所攝之教旨方便因緣，使之啓發悲智之增上緣，心在緣中，自然一本迹多，廣行利他緣事，如文字（般若）『是一種道道理的追求——啓發智慧，明白真理；觀照，是一種心理的訓練——改除習氣，求證實相；實相，是一種體證的境界——靈明妙覺，平等周徧』。總之緣生緣力）。第四觀心是約觀釋；教釋是知識之解釋；觀釋是實踐經驗之體得；教猶不免爲客觀方面。至於觀則具有爲主觀方面實踐經驗之價值」（天台宗概論序）。由此可見知識與經驗之二輪並進，始爲妙法，始有互顯互用之功。今就台家思想對以釋法華釋因緣，約能所感應因緣之解釋，於文上，應用龍樹四悉檀文釋義：

歡喜 世界
生喜 爲人
破惡 對治
入理 第一義

四悉檀——因緣釋

由此近於達摩初傳法要理入行入之並進，而是「約教、本迹」之一環。自然「開解」之功，而成就「開顯圓」之果。（即華開蓮現之境）。

佛法主要是爲開拓人心之妙覺境界，而智爲第一前導。智慧與悲心又緊緊連同在一起，捨一不行，如前面所提到入中論頌所明之大義。設得「無二慧」，但仍須先讚大悲心。故大智度論緣起論云：「佛欲說第一義悉檀相故，說是般若波羅密經，有四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爲人悉檀，三者對治悉檀，四者第一義悉檀。四悉檀中，總攝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皆是實，無相違背，悉檀 Siddhanta。論曰：佛說法不由四悉檀（悉檀古譯爲成就，謂以此四法成就衆生也。台家南狄二祖解爲普遍之義，以能普遍成就利樂衆生，轉凡入聖）「一世界悉檀：佛先順凡情用人我等假名隨順衆生所樂而說世界之法；令聞者歡喜適悅。二各各爲人悉檀：佛說法鑑衆生之機，隨機宜之大小，宿種之淺深，說各人所應之法；令彼發起正信，增長善根。三對治悉檀：貪欲多者教以慈心，愚痴多者，教以因緣觀，如是施種種之法藥，除遣衆生之惡病。四第一義悉檀：佛見衆生之機緣既熟，說諸法實相，令彼入於眞證」。則知四種悉檀即一代聖教之所融攝。而欲悉檀利樂衆生而無礙，有賴般若之功深，唯般若能爲之。如燈之與油，非油不光，不光則不照，不外如是。故謂般若二輪，一體一用也，古釋般若雖云三，而亦有四、五、六之義：

觀照——實行——體證
實相——性體——所依（爲文字所依）圓明寂照。
文字——解悟——方便導聽聞聖教，啓發智慧。
方便——度生——應機廣修萬行，普度衆生。

文字般若——如舟筏
觀照般若——如駕駛
實相般若——如目的地

實相般若，是佛法上最究竟之境界，亦即禪宗之語言道斷，心行處滅之超倫絕待之化境。至此化境，便開顯向上之光輝，這就名之爲方便般若：「通達一切諸法去方便化導衆生（於菩薩位至佛果的中間依般若俗智通達利生方便法門，廣修六度萬行，救度一切衆生。」（斌宗法師遺著之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般若思想在中國之發展，與暢佛本旨之研究，可說是自隋至

唐（西紀五八九——六一八）這一段時間之發揮，是能詮釋迦一代聖教之宗旨。蓋隋代之天台宗思想，是上承三論所依般若而發揚之中觀論「吉藏般若思想之實相義」，至此，使早期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所傳播之般若思想（稍偏空、而且有老莊混說之不純，故易流為當時玄學附會），洗刷面目。及至盛唐時代，慈恩三藏在原來之三般若更加二種，則大乘佛教之思想與精神，表裏互顯而益彰。正如春之與花，妍花在春，存春在花，鳥語花香，萬卉爭榮，是光景——「相也」，由於空有（即般若體用二輪）妙諦（真空妙有）之互顯互融，而體相用三大並舉，故筆者以為現代佛教精神之重振，要為般若思想，菩薩精神的實踐行化。（佛教文化學報第一期拙論：「佛教文化發展基本要素」已切言之）。且佛教是世出世法中之人生學說，亦可說是可作為人生信賴之真理。壇經云：「離世覓菩提，恰似求兔角。」免那裏有角？即言沒有離開人間而說的佛法。（世雖有抨擊佛教為消極，或更甚然者之絃外之音，有識者視之，亦無論也），故筆者常於論般若二輪之際，必欲引天竺龍樹造論（大智論）之兩句精警語，喜其具體表現般若之精華，而亦使有跡可尋而就步者：

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真空）

般若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妙有）

其實人生世事捨「空」「有」二大典章，還有何者為至道，因「空」不必再言「空」，而「有」則不能再加「有」（現代哲學家不論中西方之精研哲理，不出是，亦是科學之原則，亦是真理之系統），唯「空」始能「有」，如一室之中堆滿舊傢具，再購一套新式的傢具，必先要舊的搬空，然後才能容載新的遷進。吾人的心府，亦莫不如是，佛教之般若二輪，就是此一比方，要將陳舊積垢的東西搬空。如心經云「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說：當吾人進行在心理上澄清工夫到家時（波羅密是梵語，華言究竟），照見心識之五陰（五種蘊藏）而無光亮之無明，由於智慧之觀照光明，則空而存在頓然空寬而光大（佛經云：空生大覺），則此時便無一切苦悶與困厄，即是心安理得，和祥自在。如此，則對世界一切之估價，一切之看

待，那就煥然不同，何以謂佛教之空是消極空，或消滅破壞世間或有損家及個人前途不合理之誤解，無他，世人眼淺近視，且未經深究鑽研便隨口而說，此是我國人之偉大（大方敢言亦我國人之喜好空疏大丈夫不苟於細節）胡適曾於「差不多先生」一文亦曾有所諷言之（可惜胡適一面慎重，而仍有一面空疏，吾人且看其著論神會和尚傳及評論壇經與禪之言論便可知之，然其一位以研究中國哲學史自命之學人，又何能得有充分時間去研讀浩如煙海之佛學經論，故讀胡適著述者，若能『深解義趣』則胡適之空疏或不致貽誤後世青年人瞎導之失，則亦胡適之幸，亦我國文化之幸也。）

於此欲畧加說明般若之思想與精神，當然便論及方便般若（如前表），而更談到「境界眷屬」。般若仁王經良賁疏上一曰：「明此經題者般若，即以爲宗。觀如來品別明三種：實相觀照及文字，慈恩三藏更加二種：境界眷屬，通前五法，般若性故，般若相故，般若因故，般若境故，般若體故」。則五般若而盡括性、相、因、境、體之五法，即體（性）、相、用（因）三大所進行之境界（順逆）與乎所屬之用遭人物事物之環境而陪伴之者。於此：「更開五種賅收般若之諸法……四境界般若，爲般若之所緣，一切諸法是也。般若之眞智，以一切諸法爲境界，故名之爲境界般若。五眷屬般若，煖頂忍世第一法等，諸智及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等是皆觀照般若，即慧性三眷屬。故名眷屬般若，即慧性三眷屬，故名眷屬般若。」（見金剛經勘定記二，三藏法數二十）。

於此則般若二輪而三大互顯之成果及其過程，不難了了！（雖然，六百卷般若經，還有無數之各家論著，怎可就此篇數十字即融了，然其深邃之思沉，何況般若乃佛法之宗，又非語言文字所可洞悉。不過就其所可立喻者，亦不過以有字之文，形容其無字之義。（若有發心人，欲究其更清澈之根源而發潛德於法海者，請參究龍樹一系之般若法脈及其思緒，而歸納於心經，金剛經、文殊般若一行三昧，然後始論六祖禪或唐宋諸家之禪，甚至對宋元以下之禪和，囂禪之枝葉禪，自有不同之觀點）。（未完）

論「無爲之用」

李瑞鏡

——老子思想的一個試探——

(一) 引言

一般來說，中國哲學是始於對人事、社會及政治制度的反省；對自然的看法，是取其創生變化之義。西方哲學則始於對宇宙萬物的探究，反省；是側重自然的必然性規律。故中國哲學的傳統是重體認及實踐工夫，是直接關聯着人生的；與西方重解辯(Theoretical)，重系統建構的傳統不同。西方哲學可說是一種側重向外求取，向外擴展的活動；使人逐漸與自己的生命割離。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興起，即針對此而發。他們反系統的建構，因其是非存在的，是扣不着生命脈搏的空洞架構。中國哲學則扣緊生命來立說，即其中講「天」、「命」、「神」等，亦貫入人文上的解釋。故不能執着表面的字句，或憑空掌握幾個觀念；而須就言外以會其意，就實踐以加體認。所以，讀中國哲學，須對作者所處的時代、及思想背景，有一認識；因它是針對時代而發的。

(二) 歸向「虛靜」的思想

老子的生平及生卒年代，皆不可考。比較可靠的說法，以老子後於孔子，至遲亦不在孟子之後。即老子所處的年代，是介於春秋末年及戰國初期之間。春秋之時，諸侯互相兼併，使周代的貴族封建制度崩潰，很多貴族淪爲平民。而戰爭更使原有的政治制度及社會秩序動搖，亦破壞文物。這種情形，到春秋末期及戰國初年，更日趨嚴重。另一方面，周代原爲一崇尚名節、禮法及賢智的禮文社會，但在過度發展下，已逐漸流爲虛假、造作。到

春秋時，周代的禮樂制度，亦開始崩潰。在上述各種情況下，原有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已不適用，已被這種動亂不安的社會遺棄。結果釀成人欲橫流的局面。在權力、利益之下，臣弑君，子弑父，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等事情，不斷發生；而人倫綱紀已被破壞無遺。

處身於這動亂不安，生命朝不保夕的時代，人很容易會生起恐懼感、不安全感，而急切地希望有一安定的生活。老子的思想，正自這憂患的時代生出。他要在轉變動亂中，求一安靜的人生；以變易中求取永恆不變的根源，以安頓生命。「如何去安頓人生」，是老子思想的基源問題。他首先對人生進行探索，對所處的時代加以反省。但在動亂的時代，變幻流轉的人生中，他尋不出政治制度何以會腐敗，社會秩序何以會崩潰，人何以會生起欲念等問題的根本原因。他不得不轉到人生之外，去尋求答案。老子透過對自然宇宙的攷察、反省，終於發現到在變化莫測的自然背後，隱藏着一看不見，捉不到的不變原則——「道」。「道」是天地萬物所以形成，人所以生的根本原理。由此根本原理出發，老子提出反「動」、棄「智」，主「靜」，倡「無爲」的學說，爲這動亂不安的時代，提供一個負面思想。

(三) 「道」之「無爲妙用」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二十五章。案：物是假借之名，非指道是一物。)此表明道有先在性。而道的特性，以「無」最爲重要。它不是一般所謂有無，或現象事物中的有無之無，而爲一超越現象界中有無之「無」，爲一形而上的存有(Metaphysical

Being)。故道不是一真空（Vacuum）的東西，實爲一「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十四章），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搏而不得」（十四章）的。所以，「道」不單只是感官察覺不到的，更是不可以文字去定其名而執着之，因這違反了其「無」的特性。老子爲了方便陳說，不得不「強爲之名」（廿五章）而「字之曰道」（同上）。即老子以「道」字爲一假立之名，去稱謂或指涉（denote）此宇宙萬事萬物所以生成的根本原理。由於「道」的特性是「無」，故是不能詳盡其全蘊。老子又謂「道」是「玄」、「深」、「大」、「遠」、「微」、「一」，都只能各表道體的一面而已。由是，老子又引申出道之「虛」、「靜」的特性。「道」是「無」，所以是不實、不盈而是「虛」。不實不盈則不能窮盡或用盡，所以「道」是「不死」的。老子以「谷神」來形容「道」之空虛，因「谷中央無谷也，無影無形，無逆無達……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六章，王弼注解。）「道」是眞常不變的「大道」，亦爲渾然一體的東西，故它是「靜」的，爲天地萬事萬物所以轉動的根基。換言之，「道」之「靜」，並非是不動或息止，而是「動中的不動」。

老子言「道」創生萬物的過程是，「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有」，在此是一形而上之存有，是相對「無」而言的。「有」「無」是同一層次的，同是道的發用；故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一章）又說「此兩者同，出而異名。」（一章）換言之，「無」是創生萬物的原則，而「有」是終成萬物的原則；兩者同爲天地萬物所以生成的必須條件。此相通於易傳所講的乾「健」（創造性原則）、坤「順」（終成原則）。老子再進一步說明「道」如何創生萬物，繼而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道」本是渾然一體的，此中的「一」，是相對萬物的雜多而言。萬物在形成之前，必須有所覆載的地方。所以「道」先創生天地爲覆載萬物的條件；此天地爲「二」，加上「一」而爲「三」。在三者俱備下，萬物才能生成。

總而言之，道創生天地萬物，是由無形質到有形質，從整全

而分化爲雜多。故此，道生萬物，是將其自己分裂，下降爲各物之德，所以德與道在本質上是相同的。萬物在各具其德之後，才有明確的趨向。再經德之蓄聚，及加上外在的條件（此指環境的因素。）萬物才開始成長爲有形體，實質的東西。所以老子描述這種創生過程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五十一章）老子爲了表明德與道是同性質的，故稱之爲「玄德」、「孔德」、「上德」及「常德」。另一方面，「道」創生天地萬物，是一種「無爲」的態度。它是不存任何意志，不具任何目的而無所做作的。道化生萬物是「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五十一章），與及「功成而弗居」（二章）的。以致天地萬物看來是自然地生成的。所以「道」的創生性是非常「柔弱」的，加上它又是「虛而不屈」（五章），故其創生天地萬物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六章）的。反過來說，「道」之能「用之不勤」，和不斷地去創生萬物；正是其「無爲而無不爲」（四十八章）的妙用所致。

（四）順「道」與違「道」——人類的困惑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十六章）人是由道之下降或分化而生成，故應回歸到「生之畜之」的「道」與「德」去。而從道與德開展出的處世方法，正可使生命在動亂時代中，得到安頓。人返回其所以生之根源，便與「道」同體，而復歸清靜，無爲，以全其性命。所謂「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十六章）人向道的回歸，最大障礙是人的虛妄與欲念。故破「執」破「爲」，是回歸的必要條件，因「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廿九章）自古以來，由人與人的爭執，以致權力鬥爭及戰爭等，使人類受到不少悲慘的災劫，正是人類的虛妄，欲念所造成的。「夫禍莫大於不足，咎莫大於欲得。」（四十六章）故破「執」破「爲」的先要條件，是「反知棄智」，因這是一切虛妄、欲念生起的根源。

認知是一種向外求取、追逐、永不知止的活動。但不斷的逐取，可使人心勞力瘁。且人的認識心是永不知足的，愈知得多，

便愈想知得更多；結果是其所不知道的，比其所知道的更多。此即老子說：「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四十七章）所以，人雖在爲學的過程中，日積月累地儲存了不少知識，但比起他所不知道的，畢竟是少得可憐。此亦表明了人的理解力，是有其局限的。「爲學」是一種「有取之知」（註一）的活動，故說「爲學日益」（四十八章）。但此「有取之知」，不單只勞累人心，腐化人原有之「德」。因爲人有了知識後，往往以一己之知去衡量一切事物，或炫耀於人；虛妄、欲求、奸詐之心，亦隨之而起。如社會之動亂，兵甲之興起，全因那些當權者，喜運用才智去治國，在施政上加上個人的私心，偏見及欲念所造成的。同時，凡是有利的事物，必有其不利或有害的成份。如汽車可以代步，使人得到舒適的享受，但它亦可以危害人的生命。可是，人只會對有利於自己的事物感到興趣，這些事物帶給他的歡欣，往往可以掩沒了他對這些東西的不利成份，所造成的生疏與恐懼感；或是使人不理會這些有害成份所造成的後果。所以人人皆會稱讚科學的偉大成就，及由此而製成的物質工具，所給與的便利、享受；很少會注意到如此的發展下去，會造成嚴重的不良後果。故此，老氏「反知棄智」，「純巧棄利」的說法，在今天看來，更有意義。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四十八章）老子反「有取之知」，主「無取之知」（註二）。「爲道」是「無取之知」，是「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無爲而無不爲。」（四十八章）故「爲道」是將向外馳逐之心，收攝回來，轉而向內下功夫，以消除一切虛妄，欲念，而後歸清淨無爲。換言之，即將向外奔的生命，收攝回其自己之中。在生命回歸其自己下，人便達到一種圓滿的境界，與「道」同體；此時我心即「道心」。在「道心」觀照下，一切事物都是圓滿具足，各如其如地呈現自己，無須加以任何做作。「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正說明「道」乃眞常之理，爲天下之大本；非感官所能知覺，更非向外逐取所能得到的。若人向外馳逐，心便爲外物所役，而自陷於苦惱中。莊子謂「道無所不在」；故人若能反諸自身，攝心虛靜（註三），無所做作，親證己心，則「道」便在己心；那又何用追求。「道」

在己心，則能自照自明；自不會以私意，偏見加諸任何事物之上，而亂事物之眞。此所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四十七章）

老子既反知，自然亦反其時代的禮節、名器。反過來說就是因爲當時的社會，過重禮節、名器所產生的流弊，使老氏反省到此全爲人的才智的做作，而要反知。由於社會重視賢智、名節，使人不惜盡一切之力去爭取之。於是，「聖」、「仁」、「義」、「禮」、「智」、「忠」、「孝」等價值觀念，便變成一推無實質的，懸空的美名；成爲那些自認有賢才的人的竊取對象。結果虛僞做作，重巧重利的行爲生起，人與人的衝突及禍亂，亦跟着發生。所以老子以仁、義、禮、智等，俱是「德」以下之事，都是有所做作的。故他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卅八章）跟着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以及「絕學無憂。」（十九、廿章）而孔子亦斥此等只會竊名，而不盡其分之徒爲「鄉愿」，是「德之賊」。繼而要問「禮之本」和「正名份」。

人通過反知，而回到其所以生之大本。由此大本開出的人生論，是主張「無爲」、「虛靜」、「柔弱」、「處下」、「不爭」及「樸」等。

人有做作，在於人之知，及他有需求的生理活動；由是而有禍亂。至於人世間的善惡、美醜、成敗、得失、與及貴賤、是非，然不然等判斷及價值標準，亦是經人的心知作用和私心偏見，所制訂出來的，亦未經內心的反省，而自覺地要求的價值判斷，故是含有虛僞，欺詐的成份。這些人爲的標準，可隨人的私心私欲而轉變。本是善的可以變成不善，醜惡的可以變成美好；結果可導致社會的混亂。老子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二章）人做任何事，都存做作之心，帶有一定的目的；則必欲居功、爭位；終於會做成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爭執。人要居功爭位，必懼怕其功失掉，其位不保；故做成得而憂失，進而憂退，惶惶不可終日。於是，爲了名利而虛耗自己的心力，損毀自己的精神、健康，以致功位兩不

能保，甚至送掉自己的生命。此由於人不懂「功成身退，天之道」。（八章）

一切有爲之事，皆是無明，都違反「道」之「無爲」；故是痛苦、煩惱的來源。老子不單認爲「無爲」是亂世中的長久之道，且一切由人做出來的物質工具，皆以其「虛無」的地方，爲有用之處。即物之所以有用，因它是「空」是「無」，如杯子能盛水，在於它的中間部份是空無的。老氏言「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十一章），正顯喻出「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十一章）之意。由是，人製造器物，懂「無之用」的原理，那人又何以會爲求取物質工具，甘心爲器物所奴役，而消蝕了精神生活的一面呢？此正是人最奇詭的地方；亦表明了人不斷的擴展其動物性，掩蓋了自己原有之性（「德」）。

有爲或做作，既有這麼多弊病，則「不爭」，「不爲先」，不居功，正是養生的妙法。人「不爭」、「居下」，則一切的欲念自然消失，而過着「知足常樂」的幸福生活。人知足則純樸無欲，能以真情真意對人，此老子叫人「復歸於樸」。（廿八章）之意。於是，人便以繁瑣、激烈競爭的生活，爲生命的一大障礙，而嚮往清虛、安靜的生活。生命復歸「虛靜」，便可過着一切具足，無所欠缺的生活。因「虛」乃「道」所以用之不窮的原因；「靜」則是一「道」爲天地萬物所以變動流轉的不動根基。所以，「虛靜」的人生，正是處身動亂中的人，所急需的。

人已「不爭」和「居下」，自不會以自己之力去欺壓別人，以勇悍、剛強爲自己的爭勝條件。因爲「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六十八章）且「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七十三章）更何況「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卅章）老子如是說法，無非想表明剛強、勇悍，不單是禍亂的起源，同時更可使自己有被殺之危險；從而暗示出忍讓，後退乃養生之方法。此中亦突顯出「柔弱」是生之道。老子以水之流動自如，無堅不摧的性質，比喻人能以「柔弱」爲處世之道，自可四通八達，不受任何侵擾。他說：「天下莫柔弱於

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七十八章）。故「柔弱」乃是「無爲」的妙用，是安靜幸福生活的一個來源。

老子再進一步，引伸出「慈」、「儉」、「不敢爲天下先」，爲立身處世的三寶，爲安頓生命的要訣。人做出損人利己，或其他禍亂之事，在於人缺乏了慈愛的心腸；不知慈愛之心，正是一切和平，幸福的泉源。且只有由慈愛之心所發出的力量，勇氣，才能經得起任何困難的攷驗。而一個恭儉，純樸的人，既不會損害別人，也不會濫用器物，因他對人對物，都以真樸之心待之；故他能事事如意，又與人無爭無怨。一個凡事不敢爭先，不敢逞強的人，是具有真知灼見的。故退可存一己之性命，進則可兼利天下。所以老子說：「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六十七章）

老氏的人生論，最重要的地方，是要人破除一切心知作用，以消除一切欲念及虛妄；從而反諸自身，以證己心。老子認爲人所以「不明」，而做出亂事，在於人不「自知」，故說「自知者明」。（卅三章。案：此「知」，是超乎智與心知之「知」，是一「真知」。）既「明」，則知生之大本，而不敢違之。人能安全長久者，因其不失所本之「道」。所以，人必須反本歸源，不可捨本逐末，陷自己於苦惱中。因此，老子自謂「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廿章。五弼注：食母，生之本也。）

人若不停地向外馳逐，生命便要變得流蕩，弄致自己筋疲力竭。若過度收攝，凝聚，生命却會變成閉塞。故此，老子雖叫人攝心虛靜，向道回歸，但沒有叫人執着「道」之虛靜無爲，而沉溺於虛靜的生活中，捨棄了「道」創生萬物的生生不息的動力，作一個毫無生氣的人。所以，修道者應在虛靜無爲中，見出「道」的生生不息之幾，以體認到「道」之無爲妙用。故老子亦提醒那些修道的人，他說：「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十五章）

（五）反政治的政治思想

老子以虛靜無爲的人生觀爲基礎，建立起他的政治思想。最

重要的地方，是「無爲而治」。老子以聖人爲最理想的統治者，爲施行「無爲之治」的理想人物，因聖人與「道」同體，悟「道」之「無爲而無不爲」的妙用。所以聖人治國，必不加一己之私心私見，（即不以智治國。）以致多生事端，做出擾民，損民之事；使民無所適從而思叛變。聖人以無爲之妙用，去治國平天下，恩澤百姓，教化萬民。老氏言「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反之，若以智治國，制訂出很多嚴苛的法例，雖可收鎮壓在下者之效，但在下者必定會設法來對應之。結果，權術之事生，禍亂之事起。故老子說：「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六十五章）

從「無爲之治」中，可以反映出聖人（或統治者）愛民之心。因安靜、富裕、純樸的生活，是人民唯一的需求。同時，聖人君臨天下，純因其不忍見民之不悟「無爲之用」的奧妙，而逐鹿於物欲之中。「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廿九章）乃聖人不忍人之心的表現。聖人有不忍人之心，自然有愛民，貴民的政治思想。「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廿七章）且聖人是「以百姓心爲心」（四十九章）的。由是，聖人必反對用兵，因戰爭使生靈塗炭。若是逼不得已而用兵的話，必作慎重的處理，以忍讓爲主。「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六十九章）因爲「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六十九章）戰爭的生起，完全是統治者欲擴張自己的領土，顯示自己的功績。故老氏反戰，必然地反對強國侵佔弱國，因這有違天道；而「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七十七章）。於是，老子跟着提出「小國寡民」（八十章）的理想。一方面可以消解戰爭，另一方面又可簡化政治制度；同時更可進而回復到古代結繩時期的純樸生活。

「無爲而治」，「反對用兵」，「小國寡民」的政治思想，雖然是一理想，是一烏托邦（Utopia）；但却一針見血地道出一切政治的弊病，及國與國間衝突的原因。反之，亦隱示出老子那種純樸，仁厚的心腸，因在「無爲之治」下，天下太平，人人安

居樂業，純樸無欲。此種理想之社會，即莊子所言的「至德之世」（莊子馬蹄篇）；與儒所嚮往的「大同世界」，同爲最高的理想社會。

（六）結語

老子將「道」創生萬物的「無爲而無不爲」的妙用，貫注落人生、政治之上，雖成立一種負面思想。但老氏倡無爲之用，主「靜」「貴」「虛」之說，是針對現實人生的動蕩不安，喜向外奔馳，愛實利實名而發的。故老氏言「無之用」，却能表示出一種正面的意義及價值來。此足見他的思想，有其不可否認的價值。而反知棄智的主張，足以使人反省到知識不單不是萬能，且有不少弊病。

但是，人向「道」回歸，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當人在冷靜、理智，或暫時跳離現實生活時，往往會反省到由欲望、虛妄所造成的煩惱、苦痛，頓生修道之心。到其返回現實的圈子時，在各種環境的壓力，與物質引誘之下，原有的修道之心，便很容易被掩沒、被化除。所以，一個立心修道的人，是需要很大的決心，和堅毅不屈的意志。人到底是要生活於人世之中，故修道者是不能離開或逃避現實，但亦不能墮入現實的疇溝中；而應採一相應的方法，不致爲欲念及物質所困。由是，修道者必須作出抉擇，一種「存在的抉擇」。這是非常艱苦之事，必須有深刻的人生體驗，透徹的反省，和不拔的決心。因爲，朝着自己已抉擇了的方向走，是須要很大的精神力量的。若以爲隨便作出抉擇之後，便可得到真正的存在，可過着真實、幸福的生活；那只是在玩弄自欺欺人的把戲而已。中庸篇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修道之人，自始學（此學不是「有取之知」的學，而是「爲道」之學。）以至體道，是無一刻可以鬆懈。老子形容修道者的艱苦爲：「豫焉若冬涉川，猶會若畏四鄰。」（十五章）

老子一開始便說「道可道，非常道，」無非想暗示出真常之道，是要通過實踐工夫，才能體認到的。此足以提醒我們，切不

可執着「道」這一觀念，及其所有的性質，來加以玩弄；使其變成懸空的，脫離人生的觀念。同時，現實人生中的許多複雜問題，絕對不是「有」、「無」、「空」、「天」、「命」等掛空的觀念，可以解決得來。反之，人若只醉心於對這些觀念的鑽研，愈是用心思精力，其生命愈與自己割離。至於其所追求的東西，是在生命以外；其所建立起的系統，則在其思想之外。結果，人的生命與思想，便變得呆板，機械化，再不是活生生的了。雅斯培（Jaspers）以哲學的任務，在保存個人的思想仍爲活生生的；

正針對此而發。人有活生生的思想，才有活潑的生命，而解決人生的問題，必須有活潑的生命，活生生的思想。

一九七三，十二，卅。

附 註：

- （一）參牟宗之：「生命的學問」第八頁。
- （二）同上。
- （三）見熊十力：「十力語要」卷二第卅三頁。

關於「給女尼弟子買米結緣」

證 淨

讀「海」刊第五十四卷十二月號「關於印順法師辭退本刊社長事」一文，文中提到「在他生病住院開刀時，善信們送他的醫藥費餘款，慷慨地提出五萬元送給女尼弟子買米結緣……」一句，對未讀過慈濟雜誌者，恐怕會有誤會，故將我所知道的於此申解一下。

文中所指「女尼弟子」，就是現任花蓮佛教慈濟功德會會長證嚴（慧璋）尼師。功德會的成立，雖係印老法師的弟子慧璋師所發起，但這是委員、會員制。五萬元買米布施貧困，並不以印老法師或其弟子私人名義布施。慈濟功德會是「佛教慈濟功德會」，不是「印順或慧璋慈濟功德會」。

在「海」刊第五十卷九月號，樂老法師寫的「從花蓮一群青年比丘尼實踐『人生與佛學之新僧化』生活說起。」一文中說：「她能做到虛大

師『人生與佛學之新僧化』地步，同時，也做到了世法中『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人人爲我，我爲人人』的地步，這些，都是她的偉大處」。最後說：「慧璋尼師今日所實行的僧尼生活，可說是個開端，她們目前還只做到其中一部份，尙不完全。……我希望慧璋尼師們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繼續不斷努力，以求其貫徹。」那麼，印老法師以醫藥費餘款捐給佛教慈濟功德會買米濟貧病，對發起人及會員們作爲一種鼓勵，「海」刊當然不必計較。

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悉達多太子，遊四城門時，看到貧病等而發心出家求道，虛大師倡導的「人生與佛學之新僧化」，甲、人生，乙、佛學——消極者……積極者……①②③④⑤施行慈濟。⑥宣揚佛法。今印老法師自己生病住院開刀，由自己的病苦想到他人的病苦，將剩餘的醫藥費捐

給慈濟功德會，應是妥善之舉，施與貧病者做醫藥費，如把這筆錢移給「海」刊，會更合理嗎？

當印老法師出院前幾天，慧璋師到醫院來探病，恰好這時醫院已將全部醫藥費大概結算了一下，善信們所送的錢大概可剩餘幾萬元，老法師遂叫侍者拿五萬元給慧璋師帶回慈濟功德會，救濟貧病者之用。後來慧璋師來信說委員召開會議後，決議將一部份的錢移作救濟貧困（適逢冬令救濟）云。印老法師雖已出院，身體還非常虛弱，自沒精神過問，救濟貧病或貧困，更沒精神去過問是買米或買衣抑或購藥品。

樂老法師文中只說：「……給女尼弟子買米結緣」，究竟給怎樣的女尼弟子買米結緣呢？爲使讀者更能了解個中的真像，將我所知道的一二申解一下。文中如有不對的地方，請樂老前輩海涵，晚輩不勝感激。

從印順法師獲得日本學位

大正大學
講師 吳老擇

看中國佛教之將來

我離開祖國將近十四年了，但始終沒有離開佛教，更沒有離開愛好祖國和懷念祖國的朋友。十多年來，歷盡各種艱辛，好不容易才把博士課程念完。因平時忙於求生和求學，故無法常回去親近教界的大德長老和師友，結果這個姓吳的留學生早被人遺忘了。我的性格，不喜歡叫苦，也不善於自我宣傳。只日日忙忙碌碌的在日本過了十多年。至最近在覺世、內明、新覺生及其他佛教刊物，常看到報導祖國佛教教育的動態，有高中、職校、補習學校，以及禪學院，佛學院，甚至有佛教大學院，真是應有盡有盛況非常。而其主持教育者，皆是日本的留學者，均得有學士，或碩士的學位，如慈中校長慧嶽法師，智光職校廣聞尼師，慈明商工補校創辦人聖印法師（現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學深造中），禪學院院長開通法師，佛教大學院的慈怡尼師等。從此現況看來，台灣的佛教教育前途是無量的。在這鬧市無人識的我，日日暗中為他們歡喜，時時為佛教高興和祝福。直到印順法師獲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更高呼中國佛教萬歲！真使我歡欣若狂。但好事不常，不久由朋友的地方，讀到攻擊聖嚴法師的文章，再而讀到印順法師的聲明，才全部對目前的中國佛教有個新的瞭解。攻擊聖嚴法師，目的是要打倒印順法師，這和十多年前攻擊圓明完全同

出一轍。兩次皆用些不關重要的政治問題為手段，如同老太婆罵街，毫無理性地宣罵一場；而對印順法師的著作和想法，却無一人能提出根據來推翻。可見這些人，如井蛙一樣的無知，而從這種老婆婆式的罵語中，可看出其中的醋意，即證明這些人，還不是朽木，不是白痴，只是人我不能，而引起野性本能的發作，故意攻打毀害而已。我認為佛教中的問題，應該以佛教的方法來解決，不可隨便以政治手段加罪於人！在教理上無半點辦法提出反駁，而玩弄政治把戲來加罪於人，這種人是最卑劣，最不道德的。

如果以科學方法，來研究佛教，是要不得，是可惡的，破壞佛教的；取得學位，有失中國佛教及中國人的面子，喪失僧格，那末，中國佛教會，十多年來為什麼批准那麼多人出來研究佛教教義呢？豈不是故意製造破壞佛教的分子嗎？相信中佛會的大德，看到基督、天主教等，在吾國極其興盛，並不是他們有錢或有勢，乃因他們辦有許多大學，培養無數的專門人材。中佛會的大德，希望中國佛教有東山再起之日，使佛教的真理能重光燦爛於中國社會，才苦心規劃，派人出國留學。而出國留學的學僧，當然不是在坐禪、念佛、乃至作法修密，而是日日在千經萬卷的大

藏經中，務期理出個頭緒，爲教內外作新的貢獻。把找出來的頭緒整理成論文，提出大學當局的教授會審查，如夠合標準，即頒與博士學位。在日本如果由大學部一年念起，到大學院之碩士及博士學分修完，要化費十年乃至十五年的苦功，但博士學分修完並不就是博士。有些私立大學更嚴格，若不是年高德重，及對社會對佛教有特殊貢獻者，再好的論文，還是不會頒給博士學位的，大正大學就是這樣。印順法師雖沒有進大學或大學院，而依舊學制提出論文，其論文的價值，及對學術上的貢獻，審查委員會的報告書中已有詳述（請參照內明月刊六十二年十二月號）。在佛教教理及佛教史等之研究風氣極盛的日本，如不是其論著有相當的價值，和崇高的人格，教授會絕不會通過授與博士學位的。這明明是看得起中國高僧，怎麼是失面子，失僧格！當大正大學審查委員會宣佈印順法師的論著足夠授與文學博士，使我高興得足蹈手舞，連呼中國佛教萬歲。這不只爲印順法師他個人高興，更爲整個中國佛教界喝采。希望不久的將來，中國佛教會有第二、第三、四，乃至無數的印順法師出現。韓國及越南的和尙早就很多人取得博士學位都沒有人說什麼，獨是中國和尚獲得博士就興起偌大的風波，實在令人費解！

我們大家知道佛教發源於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而到高麗乃傳至日本，這大家稱爲北傳佛教，亦即漢譯系的大乘佛教。因傳布的前後，常人往往產生先尊後劣，始貴末賤之謬見。其實因民族習慣及國家狀態之不同，以致佛教之發展過程和組織而各異。儘管發展狀態不同，其所信奉的教主，及救人救世的教義，是百分之百同一的。站在此意義上看來，絕對沒有誰貴誰賤，我真你假的區別。只是數十年前，日本軍侵害中國，有部分的佛教僧侶被徵爲政治工具，國人因而痛恨日本軍國主義，同時也怨恨日本和尚。但日本軍國主義，因敗戰而成過去了，現在雖和中華民國斷了邦交，我們憑良心的判斷，日本人不一定都是要不得的。大前天有個姓張的基督教朋友，打電話給我說：「有許多日本青年，懷念 蔣總統的恩德，他們絕對支持中華民國，萬一有須他們出力，他們就是賣命也肯犧牲的。」事實上我們佛教徒也應該團

結起來，多作國民外交，使絕多數的外國朋友支持我們，而協助吾政府解決目前的困境，才是真正的好佛教徒。

其實那班喜歡隨便以政治加罪於人的人，不見得他們是懂得政治的專家，或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不過是隨便借題發揮而已。他們居心何在，明眼者一察即知，無庸多言。

在此讓我引念生居士在覺世第五九六號發表的「新文豐影印大藏經說明書」的一段文給大家看，以明白我國佛教界，對佛學研究所持的態度。

我說：大正藏有一項古今中外各藏所沒有的優點，就是每一頁的下欄，都附有各藏不同字句的校勘，日本名曰校合，在儒書方面，因爲版本多了，校勘成爲專門學，佛書也是如此。日本自編輯縮刻藏即注意這件事，到大正藏又擴充之，這不是短時期的工作，也不是三五個人的工作。我編中華大藏經時，最初確有這份雄心壯志，與大正藏爭一日之長。後來有教界的長老，來信反對，將把我罵得一文不值。主張凡是藏經內的誤字，絕對不許校勘，否則要成立護藏委員會，阻撓我們的工作。

讀完這段文，即知道中國佛教的多數長老，是喜歡錯誤的，爲什麼他們喜歡錯誤和缺漏的經文呢？因他們的信念中，讀誦訛寫和缺漏的經典，照樣有功德的。這不是亂言，確實有根據的。大正大藏經卷五十及卷八十五（宋高僧傳大正藏卷五十，八六九頁。持讀金剛經靈驗功德記大正藏卷八五，一五八頁），皆有記述靈幽和尚讀誦金剛經的靈驗，下引靈驗記的靈幽傳給大家參考。

昔長安溫國寺僧靈幽忽死，（宋僧傳作：唐上都大溫國寺僧靈幽和尚偶疾暴終，即知忽死是錯字，應該是急死，在此也可知靈驗記的記述是後來的），經七日見平等王，王問和尚曰：在生有何經業？靈幽答曰：持金剛經。王遂合掌請念，須臾念竟，王又問和尚曰：雖誦此經少一偈者何？靈幽答王曰：小師只依本念，不知缺何偈。王曰，和尚壽命已盡，更放活十年，此經在濠州城西石碑上（宋僧傳作：此經真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自有真本令天下傳，其僧却活。

此文中，平等王似乎懂得校勘學，靈幽和尚因不求甚解地糊塗塗念誦，而多活十年。這是糊塗得好。古代高僧像靈幽和尚相信不太多，而現代的長老德像靈幽和尚的却到處皆有。所以念居士要校勘缺誤，印順法師要校勘經論之異同，即等於要他們的命，他們怎麼不大的來反抗。記得好幾年前，我們家的老媽子，有一天在念經，中間掉了一大段，我們的小弟弟要來幫她老人家念。老媽子不懂字，她會誦經是廟裏的師父教她的。她很虔誠，每天必定要念經，把經念完，就比發了大財還要高興。小弟弟在中途，說她念錯，要幫她念，即把她一股信心打斷了，叫她怎麼不生氣呢？所以這些長老們也是一樣，喜歡萬世家傳的寶藏，即錯即真，一真一切真，是用不着校勘或考證的。

我們要知道，吾國的社會教育已經相當發達，鄉下的農家子弟念大學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所以要接引智識青年來研究佛法，信仰佛教，當然不是我們家的老媽子那股虔心所能為力的。但有人願意把這家傳的法寶保存下去，這是他們的功德。我們要以實求實，以真求真，從各種不同的寫本勘定其異同和錯漏，由各種經論的意義內容，給與系統的分類，勘定其先後，明白其主流或旁系。這是我們的良心責任，所以應該不怕罵，不怕阻撓的幹下去，中國佛教才有美好的將來。

同樣的佛經，要當爲一幅山水畫去欣賞，去怡爽心情，是很好的事，但高貴而價值無限的山水畫，在登山家是毫無用處的。登山家所須要的是平面而用直線劃成的地圖，指示各種不同方向和目標，說明山上氣溫狀況，出發點至絕頂的高峰，有多少公里，認真的爬，一個鐘頭能爬幾公尺，要帶多少食糧和要準備些什麼東西。所以對登山規則，及所需的條件，必定一一的了解，才有助於登山。這兩種不同的作用，要讓大家去自由選擇。要輕而易舉，令心爽神怡的，就去欣賞山水畫；而望登高峯絕頂者，即非用登山地圖不可，不然一行差踏錯，誤入歧途，則永遠無法到達目的地。

送陳惠賢君赴美國留學序

韓堯森

夫美國者乃天下之霸主也，不獨科技超羣，而軍事及經濟，亦無出其右也，其文教之蓬勃發展，如雨後春筍焉，故學者輩出，蜚聲國際，其著名之學府，爲各地有志青年寢寐求之者也，然而，得廁身其間者，當非池中物矣。

陳君惠賢，扶搖可接，青雲有路，不日乘長風而抵美國，如魚躍龍門焉，無乃可喜可賀之佳音也。

吾知陳君，聰穎過人，沉潛於學海之中，心無二用，故每試必鰲頭獨佔，且樂於助人，不慕虛榮，向爲同學所敬仰者也，陳君日內遠飛異域，再作潛龍，尚祈莫縱心猿，放意馬，空白少年頭則幸矣！

吾雖貧且拙，亦不懈向上之心，以期有得也。君之才智，勝我者多矣！苟能安於異鄉，一心向學，則宛如王良造父，駕輕車，就熟道，必竟全功也。古語云：「滿招損，謙受益。」盼君引以爲誡，他日有成，揚名四海，則吾輩沾光不少矣。

今之世局，變幻莫測，人心唯危，吾願君交朋友，須三思而後行，古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目下世途險詐，雖有赤誠之心，亦應因人而施，洞識奸邪，不爲甜言蜜語所誘，則可免春蠶自縛之苦也。

此後君與吾等，雖隔萬水千山，幸而魚雁往還，迅若雷電，互相砥礪，一如往日焉。

大乘起信論講記

(二)

敏智法師講
大成居士筆錄

次釋「自在」。新時代人所謂愛好自由，西諺更說：「不由，毋寧死」。但是談到「生老病死」，就沒有自由了。老者不能轉少，死者不能復生。今天的老人就是當年的小孩子，今天的小孩子，就是將來的老人，世人只知談自由，而非「真自在」，只有佛說的自在，才是真自在。「色」「無碍」就是真自在。

「救世大悲者」，這是讚佛的功德。世人多以為佛弟子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唯物論者甚至說和尚是中間剝削階級。殊不知修行的人成佛之後，還要渡人救世，救濟有情，純為大悲心所驅使。釋迦牟尼佛最重平等，在佛經上無論男女貧富，一律平等。有些宗教以神為主宰，予生予死，予取予奪，乃無上權威。但在佛教則人人可以成佛。凡夫智慧埋沒，昧住真心所以沉淪。只有佛知道人生的真義。儒家教人以仁義，所謂仁義就是惻隱，儒家不但對人類「親仁」，就是對禽獸也有「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之訓，甚至對草木瓦礫也一樣不忍摧殘。佛教的大悲心，則又超乎儒家的仁心，因為大悲心是要救世。佛說：「一切男子是吾父，一切女子是吾母」。無量數劫以來，世事無常，凡人不知作過多少次父母子女。眞即是幻，幻不離眞，在佛眼中一切都是幻。只有衆生顛倒，不能以佛的大悲心看出平等。佛說：「我不救衆生，誰救衆生？」可見佛教的積極性。捨己救人，永不逃避世界。馬鳴菩薩為此要皈依，以命皈依。歸命救世大悲者，也就是佛。

佛實已如上講完，現在講「法實」。「及彼身體相，法性眞如海」。彼身乃指化身報身。體即法身，報化二身不離法身，即法寶。馬鳴菩薩之意，謂不但皈依報化二身，就是報化二身所依起的法身都一樣歸敬。

「法性眞如海」。法性在唯識來講即稱為圓成實性，也可以

說二空理，無形無相，不可以相見，不可以形求。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但是能空方能真，不能空即不能有。故曰：眞空妙有，妙有眞空。

「眞如」乃形容法性，眞者不變，如者不易，無生無滅即是眞如。法身不變不滅，人人都有。

「海」是譬喻的意思，實即廣大之義。眞如法性偏一切處，無處不有，如海之廣大無邊，堯有九年水患，湯有七年旱災，但海則不增不減，不溢不竭，如此形容「眞如」之廣大，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其次，海有波濤，千變萬化，長江後浪推前浪，世間新人換舊人，而水性不變。以海形容眞如：一形其廣大，二形其不變，故佛性眞如，似海一樣。以海喻法性理，亦即顯眞如廣大而不變的道理。華嚴經云：「譬如深大海，珍寶不可盡，於中悉顯現，衆生之形象」，甚深因緣海，功德寶無盡。清淨法身中，無像而不現」。這是說明法性理體含有無量性功德。無量性功德在如來則稱為不空，如來藏與法身一體，不離不異，在凡夫則稱為空如來藏，功德未顯，為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所蓋覆。在這裏，我們可以說明法寶是指體相而言的。但是佛法有教、理、行、果、四義，教淺理深，行分果圓。有的說：歸敬法寶唯歸理果二種，不歸教行，有的云亦歸教行，因為教含所詮的功德，行含所成的功德。在無量功德藏這一句偈文中，把教、理、行、果四法統攝在其中，又何能說唯歸理果而不歸教行呢？

「如實修行等」。指歸敬僧寶，「如實修行」其理甚深，非凡夫所能辦到。因為凡夫未證法理，不能隨順法性，能隨順法性才能稱為眞實修行。一般人的修行，多有名無實，或妄修，或貪修，終日妄想，時刻貪婪，當然不能稱為實修，因此修行的時候應學菩薩的「如實修」，修一法門即專修一法門，如念經拜佛，

勿起妄想，一有妄想，立即摒除。大乘菩薩有地上地前不同。地前的菩薩未悟真如法性，地上菩薩則不然，已能徹悟真如法性。還有地滿的菩薩，滿足方便，當然亦在僧寶之類，因此「等」的意思，等於地前地後菩薩，這許多菩薩皆稱僧寶，亦即馬鳴菩薩所要歸敬的僧寶菩薩。

「爲欲令衆生」。衆生雖多，約而言之，不外三類；一曰邪定聚，二曰正定聚，三曰不定聚。十信前的衆生名邪定聚，十信位的衆生名不定聚，三賢位的菩薩名正定聚。或分爲二種；一、隨信行，隨人而信，謂之盲目之信，名鈍根衆生。二、隨法行，凡有所行必究其理，而以智慧分別，不隨人信，自有主力，名利根衆生。

馬鳴菩薩歸命三寶，造起信論，目的在借三寶之力，濟度衆生，利益有情，衆生二字在佛教解釋：衆爲和合假，生爲相續假，生生不已，因緣和合而生的法，無有自體，故名是假。又衆生就是「衆處受生」，意即不是在一處受生的，因爲衆生造業，隨業受生，轉生六道。所以業的力量大於須彌，有人指佛教爲悲觀派、爲消極，是不明佛教的真理，佛教說明人生一切好醜，其權操於自己，不在他人，消極悲觀從何而來？

所謂「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人身之珍貴可知。馬鳴菩薩爲欲衆生脫離苦海，歸命三寶，悲心廣大，與楊子之「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爲者相比，足可證明佛教的積極性。

「除疑捨邪執」。有些人常說：「我的意見」，而不知「我見」就是「惡見」，必須放棄「我見」，因爲一人之見，受喜怒哀懼愛惡慾七情所移，見解必謬，必有所偏而不正，所以必須「離開我」，從「無我」之中得大公無私的見解。有「我見」就是偏，就造業。

疑字可有兩義：一、對真理之疑，就是不相信，此類疑必須除掉，因爲對真理懷疑是錯誤的。不信真理，貪、瞋、癡、慢、疑必隨之而起，生死的根本即由此而來。

其次，疑又可解釋爲智慧之疑，非煩惱之疑，也就在修定時發生的疑問（或者說問題），凡一疑起，必須找到答案，如云：

「爲什麼？」「誰是我？我是誰」？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所謂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追究根源，亦即禪宗所謂起疑情也。疑字二義之不同，一爲煩惱，一爲智慧，不可混而爲一。把衆生煩惱解除，是馬鳴菩薩歸三寶度衆生的目的。

「起大乘正信」。佛法中有大乘小乘，「起大乘正信」意即度衆生都成菩薩，不作羅漢，羅漢雖能脫生死，但其心太窄，自私自利。學佛必要「發菩提心，修菩薩道」，才能證佛果。此義說來容易，行起來就十分艱難。發菩提心者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爲衆生而流淚，淚水流的像海水一樣。打罵恥辱，甚至不能活命，都須忍受，修菩薩道，教化衆生，必須對人說法，不能說法者即無法度衆生。所謂修菩薩道者，二分學內，一分學外，博學多聞，才能應機說法。

「佛種不斷故」。有人誤佛爲神，實乃大謬。「神」不過六道衆生之一，佛爲三界完人，不知超出若干倍，昔日一位祖師解釋佛字有偈曰：「有節非竿竹（即），三星偃月弓（心）一人居日下（是），弗與衆人同（佛）。隱「即心是佛」四字。又佛字象形一人持弓引二箭；外箭射魔王，內箭殺煩惱，餘如常解，不再多贅。

「種」即「種子」。教化衆生，播下「佛種」，使不斷滅。「種子」在佛教來解釋就是功能，義就是說凡爲「種子」必須要有生效果的功能，如由因生果。唯識論中有大義，釋種子義，我們現在亦可簡稱為「能」。如上所說，「能」亦種子，要起大乘正信，就要下佛種，使佛種不斷。

馬鳴菩薩作大乘起信論的因緣，就是要衆生起大乘正信，使佛種不斷。

子二、標列五分

論曰：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是故應說。云何爲五？一者因緣分，二者立義分，三者解釋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勸修利益分。」

第二章 造論因緣

「法」指「一心二門三大」之法，亦即衆生之心法。信乃「信仰」，信解信受義，信爲道源功德，有信可以修道，「信」之一字，賢首大師分爲四種：

一曰有信而未生根。信心不堅，隨人起伏，人信亦信、人不信即否。

二曰有根無信。有是根而不是信；這是約佛教說信，進、念、定、慧爲五根，四根爲根而非「信」。

三曰亦根亦信。信爲五根之一，信本是根，故曰亦根亦信。

四曰非根非信。既不是根又不是信，當然指五根之外，其餘的法。

以上四種之內，第三之「亦信亦根」最爲圓滿，應循行上進。根爲「因」爲「力」，種此種子有力，能生摩訶衍信根，因此應該說。說者「悅」也，說法使人歡喜因而名說。

第一：因緣分。因者親生自種，就是每一法生起有自種子而生，此種子望自生的現法言則爲因，望他法則爲緣，合起來講就叫因緣，唯識論云：「真正因緣乃第八識的種子，除此以外皆增上緣。」非親因緣。何以造論？「言不孤起，起必有由」。其由就是因緣。

第二：立義分。義者大乘正義。因欲將此正義建立起來，故曰「立義分」。

第三：解釋分。立大乘義標舉綱要，必須廣加解釋。此一部分十分重要。解釋立義使人了解起信。

第四：修行信心分。了解之後就須修行，信非迷信，佛教不勉強使人相信。能了解道理而以爲是，才發起信心，而後修行，不修則信不堅，永遠信下去，克伏魔王，不姑息則魔王不來，修行乃能增長信心，不壞信有四種：曰信佛、信法、信僧、信眞如理，另有五種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止觀。止觀即禪。

第五勸修利益分。人性下劣不肯修行，上智天才及下愚者又不可移，皆不能改變。惟中等人可上可下，必須對之說明修行有何利益，勸令修行。

初說因緣分。問曰：「有何因緣而造此論」。答曰：「是因緣有八種」。云何爲八？

「一者因緣總相」。總相即是總綱，乃完全之義，以別於以下七種「別相因緣」。約有二義：一、一切菩薩由此因緣而度衆生。二、爲本論全論發起因由，有斯二種，故名總相。

「所謂爲令衆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世間苦多樂少，一切苦、三苦、八苦、無量苦都由妄念而來。妄則不自覺其苦，衆生顛倒，而不知一切是空。「得究竟樂」。究竟即涅槃，不生不死，無生無滅。儒家研究易經，其理不過盈虛消長，進退存亡。簡單的講不過得失二字，所謂患得患失。而在佛教，如心經云：「無智亦無得」，無得無失，不垢不淨，心中泰然。此乃佛儒不同之處，亦即佛教能使衆生離苦得樂之義。

「非爲世間名利恭敬故」。此句可有兩種解釋：其一謂度脫一切衆生，爲使衆生離苦得樂，並非使一切衆生貪圖世間名利和恭敬的緣故；其二就是說馬鳴菩薩欲使衆生起大乘正信，離苦得樂，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這在菩薩本身是應當這樣做的，度衆生是菩薩的責任，不是爲了世間名利恭敬，世間即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所有一切法不出三世之間。

名：佛教以名爲枷。莊子說：「名者實之賓」也。名足以害身，所謂身爲名累，名愈高則身愈危，世人殺伐不已，爲名而已。在佛教來說「名義互客」，都是假的。千古爭名奪利，皆非菩薩救世之目的。故曰菩薩爲度衆生而度衆生，不貪「世間名利恭敬」。

利：利字拆爲千人刀。歷史上父子夫妻殘殺之史多到不可勝數，尤其是皇帝之家。天下莫親乎父子，莫近乎夫妻，爲了利就顛倒殘殺。孟子見梁惠王，因其唯利是問，就告以「亦有仁義而已」，於是離去。

釋迦牟尼佛本身爲王子，不居王位而出家，因世間名利無非曇花一現，實無王位可以長久。是以馬鳴菩薩亦不欲衆生求世間

名利以及恭敬。惟有發菩提心修菩薩道，濟世利人，才是人生的真義意所在。

「二者爲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眾生正解不謬故」：第二因緣是與本論下文「立義分」及「解釋分」顯示正義，對治邪執作發起的因緣。

何謂如來，如來者不變不易，不來不去。又轉法輪論曰：真諦爲如，正覺爲來。正覺真諦，故名如來，以如如智證如如理。所證真理爲如，能證無分別智爲來。眾生無無分別智，有如無來。

「根本之義」：即指成如來之心也。三世一切法，一切惟心所造。「如來根本之義」即每人心中之如來。每人心中都有如來，但多被塵染而不顯，馬鳴菩薩作大乘起信論，將此義解釋出來，可見其大悲心之宏大。

「正解」，正知正見爲正解，不知根本之義，就不能生起正解，要知世間一切法皆空，應覺「無我」。無我即大公無私之謂，有我即有私。所以正解可悟人生爲幻化，不過份珍惜自己生命。佛法正義，人生的災難皆由造業而來，誦經、禮佛、懺悔可以除業障，有此正解，即除一切苦難，而不致錯謬，枉受無邊生死的痛苦。

「三者爲令善根成熟眾生，於摩訶衍法堪任不退信故」。佛教度世，不是要眾生無解而信，要使眾生了解佛法，儘量研究，然後發生信心，故信佛並非迷信。梁任公曾說信仰佛法爲智信，而非迷信。善根成熟眾生，它們已由十信修心，進入十住的位置。語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佛施教化，只業障太深者不易改耳。因此善根成熟，各人不同，人有善根非今生所造，乃過去世所造。馬鳴菩薩一方面令眾生對根本義正解不謬，同時又令善根成熟者堅持信心，不動搖信心，對大乘法有眞信仰，眞了解，深信不疑，因而對於摩訶衍（大乘）法足堪担任，保持不捨，永不退縮，發菩提心，修菩提道，直至成佛爲止。

「四者爲令善根微少眾生，修習信心故」。第四種眾生爲善根微少的人，它的善根很不充足，但亦並非毫無善根者，菩薩對

此類眾生，以修行信心爲啓發因緣，善根微少者，要修行佛、法、僧三寶及眞如理四信，以及五種門的前四門（止觀門不在其內）。菩薩對此類善根微少的眾生，給予方便，使其修行。四門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如此可使之信心增長。修菩薩道者必修四信，四門，否則信心不堅固，怎能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呢？

「五者爲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心，遠離癡慢，出邪網故」第五種因緣，是說修行的眾生往往有惡業障阻碍修行。業障而加「惡」字，是修行者最惡的遭遇。所謂惡業障，不止一種，有些富貴之家不知生活艱難，不肯修行，是謂富貴障。另有生於貧窮之家，爲生活所迫，不能學佛修行，是謂貧窮障。更有惡知識、惡朋友、破壞信心，阻人學佛，而學佛之人亦每因境遇不好而退縮，所謂捨正路而不由，皆爲惡業所障，還有人爲病魔阻障，不能發道心。昔印度那爛陀寺戒賢論師，嘗爲風癱病痛，意圖自殺。西方之聖指示告云：前世曾爲國王，殺戮太多，幸今世爲僧，得重業輕報，不久中土玄奘法師來印求法，應授佛法以授法的功德，則罪業不消而自消。因此馬鳴菩薩對有惡業障的眾生施以方便，使令消除。釋迦牟尼佛說有八萬四千法門，旨在方便引導眾生，所謂「方便有多門，歸原無二路」。因此馬鳴菩薩在「修行信心分」後，教人禮、誦大乘經或拜、或禮懺，以消業障。念佛要高聲念，其功德大過默看默念，因冥冥中可以開悟鬼神。每念一句，更要字字分明，不得囫圇。念經拜佛，要至至誠誠，不然的話，所得的功德就不廣大。

「善護其心」，即先保護其信心不失。人無信心，縱然學佛，亦難得有效果，學佛應先做人，佛爲超人，人作不好，焉能學佛？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以一家作教育之起端，然後推及其他。儒家做人，尙且如此，更何況學超人的佛法呢！

「癡」是愚癡，「慢」在俱舍論中有七慢九慢，慢心最壞，切不可有。最重要者爲高慢，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另一種爲卑慢，即自卑的意思。有許多人自卑自下。犯此毛病，皆不可訓。「彼既丈夫，我亦爾，有爲者亦若是」。當仁不讓。學佛要立即承當。佛說：「人人有信心，人人可成佛。」（未完）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十七）

■ 聖 印 ■

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

佛經上有一意義深長的故事：

從前有一位國王，他擁有一個愛女，常不離他的身旁。無論她要什麼都設法滿足她的願望。有一天，天降雨水，水上起了點點滴滴的泡沫的珠，晶瑩好看，王女十分賞愛，認為可愛極了。就對國王說：

「父王！我想得水上泡沫作為頭花鬘。」

「傻孩子！水上泡怎能取作花鬘的呢？」

「如果不給我，我死好了！」她發願說。

國王不忍愛女失望，就召來了宮中的巧匠，告訴他說：「你們有奇巧的手法，是無所不通，現在趕快去取水泡，為我女作鬘，不得有誤，不然當心你的性命！」

巧師聽得瞠目結舌說：

「水泡是無法作鬘的啊！」

許多巧師都束手無策。終於有一老匠對國王說：

「臣能取泡作鬘。」

國王高興得很，就對王女說：

「現在有一人能作鬘，您自己去看看吧！」

老匠面對王女稟告說：

「我目力不好，不能分辨水泡的好醜，伏乞公主躬親取泡，我當用泡作一美麗的頭鬘。」

王女就動手去取泡，但手一接觸，泡沫隨即破滅，無法取得，這樣一整天都得不到泡沫，開始厭惡了起來。

王女覺悟地告父王說：

「原來水泡是虛偽的東西，不能停留的東西，容易破滅的東西，這樣虛渺無實際性的東西又有何用呢？還是請父王另外為我

作紫金鬘吧！我希望的頭鬘是日以繼夜都實存，而不是立即枯萎的。」

這一個故事說明生滅之法不可久停，智者求於遠離，愚者竟染着不悟。又譬如一頭狂奔的野馬，渴愛疲勞，終於喪失了生命。人生的遷流變化，就如同水上泡的短暫不定，我們觀察世上一切幻象要想像野馬的奔馳終將逝去，所以理應修淨行，求得清淨解脫。

佛說偈語是：「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如是不觀身，亦不見死王。」又說：「上一切無欲，當察此大觀，如是有解脫，本所未度者。」死王指的閻羅王。察此大觀即是指——佛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以求證智圓滿，解脫自在。本所未度是說的以前所經歷生死之難（佛的前生）未曾度化，現當求方便度此三有，不再受有，造四大身。這偈語也就是會者近爾，迷者遠乎的示意。

第十九章 真假並觀

佛言：觀天地念非常，觀世界念非常，觀靈覺即菩提，如是智識，得道疾矣。

釋義：

這一章乃是說明了唯心識觀，要人去虛存實，人在天地覆載之中，用凡情來認定，自以為這天地是常住的，實有之物。但只再仔細以理智來觀察，天時的四季是有寒熱的新陳代謝着，地理方面則山谷河川無時不在遞遷變化着，這些都是生滅非常的；若是恆常的話，怎有許多的變化生滅的呢？

自然這裏所說的天地，亦即是一般人所說的世界，天地世界

即包羅世界萬象萬物。至於「非常」有兩種意義：一、變壞之義，二、斷滅之義。可是佛法中所謂非常，不是斷滅義，是變壞義，也就是說流行轉變是以有成有壞。天地的廣大悠久，倘且有變壞之期，其他就更不必論了，觀天地是無常，所以世界當然無常了。

其次再觀察我們一身之中，世是時間遷流，界是地理方位。世間是在念念之中，時間不停的過去；而界限也是相互對立無定，此中又有那一種是實我實法呢？這就是說明了凡夫妄情徧計諸法的本虛。

再次，觀察現前一念的靈覺靈明之性，倘如能夠離開我法二執，便可成為四智菩薩。這也就是常存依他圓成的實性。能遣去虛是既無增益而存在實也是無有減損，這樣作到了非有非無的觀念，就很快地能契合中道了。

原來無常觀是有粗細之分的，細的是剎那無常，說剎那之間有生住異滅的變化。粗的是相續無常，是說一期相續之上有生住異滅的四相，這無常觀又通於大小乘。為什麼呢？大乘無常觀則有情根身及無情器界皆是無始流行生滅相續，是阿賴耶識所變的相分。阿賴耶識既轉變不停，則其所生相分當然亦是剎那之滅。依業種勢力未盡期限前，阿賴耶即在業力範圍內生滅相續，人死之後，阿賴耶識並未斷滅，另依業力更尋新生，所以平常人所說的死，不過是常態的破壞罷了。如此觀察，這細粗無常之相，都是說明了唯識，這就是大乘觀的思想。

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識能發現諸法，而其能變的識有眼、耳、鼻、舌、身的五識，與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的三識合稱八識。眼識能別青、黃、紅、白、黑等色相，耳識能別各種的音聲，鼻識能別香臭，舌識能辨味境，身識能別所觸的環境，這五識現代心理學家稱為感覺作用。第六識能對內外環境，不問有形無形，或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推廣至一切境界，凡是想像，推理等一切的心理現象均屬之，此識有五俱、五後、獨頭三種意識的分別。五俱意識與前五識俱起並生，明了緣境。五後意識，雖和前五識不俱起並生，但五識緣境後，了知這是

何物的作用。獨頭意識是與前五識無關，獨起心內的意識作用，有獨散（追憶過去展望將來思索現在）夢中（夢幻朦朧中現起）定中（在禪定中發生）的三種。此第六識在八識中最是猛烈，有自由自在的力量，能改變物質；比如從前李廣入山見虎，拔箭射牠，近前一看却是石頭而不是老虎，但箭即入石沒羽，後來既然知道是石就再也射不入了，這豈不是佛家第六識的作用？其次鳩摩羅什年幼時隨母入寺，見一鉢如帽子，戲之以覆其頂，等下取下後細看方知是鐵，即無力再舉，這就是心識的集中統一，能顯精神偉大的力量，轉移心至生理，物理，使皆發生變化，足證「萬有唯心」的不可思議的力量。

第七末那識，義譯思量的意思，常以第八識為對境，不斷生起實我實法的妄執，第六識是以第七識為根據，所以不能看破唯識所受的道理，心外認定有實物，整然存於空間，由於我法二執的迷妄，我們造作惡業，沉淪於生死；反過來若是斷滅煩惱，澈悟人法二空，即末那識就能清淨，也稱為染淨識。第八阿賴耶識，義譯為藏識，因宇宙種子均含藏在此識中，有能藏、所藏、執藏三種，所藏是種子。阿賴耶識司取集前六識所作善惡、事緣、影像、收藏八識中，成為新熏種子，再由此新熏種子，輾轉互生，故為善的愈善，為惡的愈惡，如果善惡混雜，種子與現行也善惡混雜，此善惡種子，在八識中醞釀來世善惡的報應，所以叫做異熟果，所謂異時異地成熟。八識中善多惡少，來世異熟果可升天或投生人間。惡多善少來世異熟果為牛為羊不定。如有惡重的則墮餓鬼地獄，因果毫釐不爽，是則此人身有如機械，合物理、化學、哲學、神道、因果而成。所以念佛修心，乃造來世佛因化生的異熟果，設能勤勉為善，兼念佛號，行之既久，可將前五識轉為成所作智，第六識轉為妙觀察智，第七識轉為平等性智，第八識轉為大圓覺智，而成為安摩羅識（即佛性、真如、覺性的異名）。能明心見性而成佛的；即是此識，衆生本具有此識，惟因為此妄想迷惑，故此「安摩羅白淨識」形成現前顛倒的八識，此八識以好染為性，修心的人，能斷染法的因緣，藉念佛，作諸善業來清第八識染污種子，久之染污退淨，「白淨識」即可現前，

所以修持佛法的人能轉識成智，稱為澄真空，即心體不染的真空，也就是宇宙真善美的唯一極致。

靈覺觀作菩提，那就是了生脫死，是將有限生識相續擴為永恆相續，佛法所謂無生，實是擴充此生使之擴大，以有限生皆由我法二執轉計生起，能空此二執，則有限業力變為平等行，也就解脫為大解脫；此時的阿賴耶識變為清淨佛性。

我們學佛即在於解放此第八識的束縛而成清淨。觀靈覺即菩提亦即是觀心即佛，由粗無常觀則對世界無有貪愛，由最細觀則證佛果，所以結論是，要是這樣的明白了知，認識得真理面目，從明而修，很快就可以斷惑證道了。

修行欲得真正不退的聖果，非加行不為功。加行以智慧觀察為主，自此章到以下二十六章都是在說明般若加行，換而言之，在入於正位的準備，加一段之力而修行。

佛經裏面記載着這樣的一段故事：

從前佛在羅閱祖耆闍崛山中，那時城內有一位姿容艷麗，國內無雙，大臣子弟，爭相尋慕的歌女，她的名字叫蓮華。

「世間的生涯是不正的，還是作比丘尼，皈佛的好！」有一天蓮華起了這麼樣的念頭。

她是一名想到就能做到的女子，這麼想着就逕往山中謁佛。走到中途，嘴渴的時候見有泉水，就在泉水的映照中，看見自己面容紅潤，髮黑目美，不禁又後悔了起來！

「人生難得有這樣美好的形體，何必自棄要出家受苦呢？還是回到原來的世界，去享受一番吧！」

矛盾的意念強烈地震撼了心識，她順回轉頭循山路下山。

那時佛已知蓮華是祂應當化度的對象，便化作一美麗顏容勝於蓮花數千萬倍的婦人從山上走了下來，剛好和蓮華遇個正着。蓮華一見這一婦人較我端莊絕世，心甚愛敬。就問：

「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為什麼沒有伴侶呢？」

幻化婦人的佛回答：

「我是從城中來，現在要回娘家，也是要下山而去。我們雖然是萍水相逢，素不相識，而現在正好一塊作個伴，一起下山吧

！一塊談笑休息，也比較不寂寞啊！」

「是的，那就好極了！」蓮華應道。

兩人不知不覺來到了泉水旁，那婦人就閉眼睡着了。沒有多久，忽然命絕。原來嬌艷婀娜的身體立刻膨脹得很難看，不但如此，屍身發出了臭爛的味道，蛆虫竟從腹中源源蠕動爬出，齒落了，髮脫了，肢體也解散了。

蓮華看到這一幕可怕的情景，真是大驚失色，喃喃自語：

「為什麼那麼好好的一名絕色女子，忽然竟至此呢？那人尚且如此，我又怎能久存於世？我還是應當立志學佛，誓精進修道，不生退悔之心才是啊！」

於是連忙趕路，終於來到佛的地方，五體投地禮佛後，又把自己遭遇的情形稟告了佛。

佛和顏悅色地正告蓮華：

「人有四事不可恃怙：一、少壯會當歸老，二、強健會當歸死，三、六親會有別離，四、財寶積聚要當分散。」

蓮華聞佛說法欣喜地說：

「觀身如化，命不久停，唯有道德，泥磐永安。」就在佛前歸依，奇怪的是她的滿頭秀髮竟然自墮，即成比丘尼。由於思惟止觀得法，不久轉為男身證成羅漢。（未完）

徵求

四書蕩益解
旃珊錄

兩書

海內外各地仁人大德若珍藏有智旭蕩益大師著作中的「四書蕩益解」全書四卷、一旃珊錄一卷的任何一種者，爲了研究須要，願以高僧求讓，或能惠借一閱者，亦當以重禮相謝。

賜教處：

日本東京都品川區大崎三一〇—二十一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三十）

慧光居士

古通

古通字循圓，順德人，族姓梁，原名國楨，字友夏，郡諸生，性謙謹，與初學言輒自稱其名。世亂隱居於鄉。閉門卻掃，與妻子修淨土之行。聞雷峯道風高峻，求爲難髮，乙巳受具。初典書疏，未幾出充雷峯下院主，老人念其年老務繁。令還本山訓課沙彌，功專心勤，雖毫不倦，坐蛻山中。

初住雷峯下院寄秋渠兄

鼓角喧闐異上方。閉門曾不減清涼。閒階雨過苔侵榻。破屋風篩樹覆牆。乞食千家分鑲釜。降心半偈倚繩牀。莫辭雁翅城邊路。小院梅花正早芳。

蒙許休老雷峯

蒼蒼白髮一函經。曳杖還山惜暮齡。空負鞭長徒策蹇。卻慚綆短慮羸瓶。遙看樓外松添翠。近對窗前竹愈青。堪笑此中陪我老。昂藏孤鶴自梳翎。

古證

古證字竟清，廣西梧州人，姓陳氏，遇姜山郝公行募粵西，班荆與語。灑然異之，導以生死夢幻，因求出世。携歸雷峯，見龍象如林，其志益篤。復還挈一子一女，並求落髮。女度爲尼。依無着菴。證詣丹霞出世，已酉始登比丘。久之遷雷峯典客。其爲人好作佛事而緣多不就，韜光沉默，以柔忍攝象。庚辰終於本山，子柱峯爲丹霞行僧，先證卒。

從梧州而下阻雨止於菴中寄姜公導師

辭家盡室禮瞿曇。直向雷峯座下參。瀧水迸來憑淺舸。春陰連結息途菴。喜占乾鵲啼還濕。愁見東風轉向南。有約心期

倍惆悵。浮生留滯自多慚。

行募豐湖寓目

楊柳鬢髮春已歸。煙光如帶水如圍。可憐芳草年年綠。只見黃鸝處處飛。人到橋心波影亂。舟移堤畔月光微。叩門頗似湖邊鶴。空對江漁立忍饑。

古財

奉送遠公住持是岸精舍

道心無去住。隨意渡江春。小港初行地。西郊舊住人。羣鷗迎策杖。一水隔流塵。到處能慈攝。香筵仰法新。

古叢

夏日過集法性寺得陽字

平田環野寺。幽趣隱茅堂。竹影臨窗靜。蟬聲嘶日長。吟依湖岸柳。座繞藕花香。正洽匡廬興。林西又夕陽。

借甕堂雅集

時候當炎暑。林間涼似秋。解衣肆磅礴。藉草詎夷猶。蟬響垂絲柳。荷香春茗甌。冠裳今日會，人物永和儔。古往東林勝。今來西郭歡。鳴琴聽屬易。大雅和偏難。品硯臨湖水。迎風倚石欄。可知幽興劇。鳬藻樂盤桓。

覺珠

蘭湖雅集分得昨字

閉戶自忘耽索寞。離羣徂暑緬如昨。秋深陽雁從北來。堪笑疏慵稀出郭。蘭湖一到令人歡。鎮日閒吟無剝啄。雲憑修竹歇。水聚餘花落。拂簷橘柚正垂黃。封徑莓苔入林薄。朱檻

凌雲矚衆峯。芙蓉疊疊迴孤閣。沈香浦漲抱西流。帆檣隱現衝磅礴。昌華苑外日初昏。越王城上鳴秋角。牛羊來下樹杪山。嘯嘯飛回松頂鶴。湖中湧出爛銀盤。牕檻面面玻璃爍。題詩清夜撤松燈。不覺霜鐘侵曉柝。

古財古叢覺珠行誼未詳。詩見法性寺唱和集。陳顥菴先生讀三家詩絕句：清涼簷瀑尋詩地。留得山僧幾個名。都是水流雲在意。無妨秋士倚秋聲。

性顯

性顯，四朝成仁錄作忠顯，順德錦巖東菴僧，隨陳巖野起義兵抗清兵，殉難於清遠。

詠錦巖

磷磷石骨支天外。百丈松蘿繞佛壇。蟹舍漁村歸眼底。江山如此望中看。

陳顥菴先生讀性顯詩絕句：袈裟脫去換戎衣。巖野忠魂一縷依。巖下松風巖上月。當年吟望倚禪扉。

大汕

大汕字尸翁，號石濂又號石蓮，廣州長壽寺僧，自稱覺浪盛嗣，未知是否。能詩通畫理，安南國王師禮之，以貨幣往來，所著有離六堂集證偽錄，不敢不言，源流就正等，攻五燈全書兼攻五燈嚴統，潘耒稼堂嘗作天皇碑考以反駁之，見遂初堂別集四，非袒全書，實惡大汕也，大汕爲詩，嘗有借資於友作，及與屈翁山交惡，國粹學報第七十八期及陳垣先生清初僧諍記均有詳文記錄。離六堂集不傳，諸家著錄亦不載其詩，僅嶺南畫徵錄選題畫詩二首。近年香港大學搜得盛氏濂堂藏本，全書十二卷，其第一冊第三兩卷已佚，第十二卷爲詩餘，另近稿一卷。

山居

竹籬傍幽澗。迢遞自冷冷。流入枯桐裏。清香共一亭。喧囂隔人境。日夕但松濤。春筍肥堪斲。開窗飛伯勞。野叢開稚蝶。春茗長雲芽。試倚閒階樹。吟蜂抱落花。

次竺菴和尚壁間韻

松間枕石眠。夢對白雲坐。擬問雲起居。松風忽吹破。

訪道開大師不值

茅屋松門一徑深。行行徒自對空林。碧桃開遍重岩裏。只在花間不可尋。

望羅浮

神仙第七洞。靈氣結氤氲。海日光初照。芙蓉翠欲分。飛來三島鶴。化作二樵雲。峰頂麻姑笛。遙遙不可聞。

送天寧真際歸玉屏精舍二首錄一

閒步端溪外。還山跨綠虹。懶雲橫檻下。明月起窗中。積水浮林白。寒花落石紅。欲尋眞上座。應對玉屏東。

曉入羚羊峽

雙崖開百粵。薄霧鎖江皋。水瀉蒼梧月。雲飛珠海濤。天光入峽小。人語逼山高。一棹飛流下。乘風氣自豪。

七星岩

誰道通天路。翻從崖下開。星辰依石長。水月出山來。木響初疑雨。風生驟作雷。坐看雲起處。宛在小蓬萊。

江上懷雪樵和尚

水色天光帶夕曛。青山目斷亂流雲。風吹隔岸孤燈影。雨過空江深夜聞。客自有懷應不寢。雁因何事亦離羣。嶺南十月遙相望。那得梅花寄與君。

登五層樓望海

一望風濤萬頃雷。沙邊野老不勝哀。紅樓蜃市波中起。白馬靈旗天上來。軟水也曾通漢使。巨洋終不入秦灰。茫茫興廢原無定。又見飛薨雁翅開。

錢塘觀潮歌有引

天地間有四大觀。登州蜃樓。虞山拂水。匡廬雲海。錢塘八月潮是。皆山水之奇化也。然最勝無如錢塘潮者。其說有三。一則水灌蛟門。江勢奔湧。迴溜相激。直逼長空。一則青山兩岸。丹樹千林。浪夾天風。飛蛟潑霧。一則秋光下射。水氣上升。如鰲山駕海。貝闕浮虛。亂馬爭程。羣鵝鼓翼。

砢礧錯綜。洪洪淋淋。須臾萬斛明珠。從千丈銀壁傾倒而下。又遠岫出沒。煙瀾隱現。恍若瑤島神女。乍離乍合。不可端倪。自午入暮。夜氣清蒼。地走天旋。月明如鏡。對此樂甚。援筆爲歌。

八月十八潮頭入。直矗空明千百尺。水怪橫推白嶽來。觸着巨靈輕一劈。劈開蛟窟起神鰲。陰飆陽焰潑天高。忽作奔雷忽作雨。怒濤激射聲號號。萬馬奔騰勢莫抵。須臾錯落冰崖裏。奇形異狀杳然無。大鵬復鼓秋風起。一鼓一歇煙雲濃。摩下層霄撼毒龍。杯視五湖沼四海。鴻濛浩瀚排心胸。傾湫倒嶽旋飛練。金臺銀閣分明現。盡道鼉宮出禹門。上書昔日錢王殿。靈旗閃爍走狂瀾。殺氣氤氳宇宙寒。生平有眼不曾見。虛空擊戛盡彌漫。動蕩浮沉明欲滅。突立滄溟爭電掣。今古難消百戰心。夕陽返照英雄血。畫角蒼茫何處鳴。回首錢塘滿地雪。漠漠寒濤發夜光。伊人天外無消息。

雲海 謠有引

余昔臺山觀雪。以爲絕勝。時有僧述匡廬雲海之奇。心甚慕之。癸丑秋九月。於梅花嶺旋舟抵九江。始策杖登臨。過萬壽寺。經東林歸宗上五老峯。是日天高氣清。山下雲海騰湧而起。盤空捲地。如銀絲繚繞。玉霧瀾淪。夕陽返照。離色交羅。又若碧天浮練。蒼海流霞。昔人歎爲青田天錦。良有以也。俯視良久。不覺身入琉璃世界。放歌以紀。

臺山長夏雪盈盈。晴日看雲仰面行。吁嗟不向匡廬頂。誰道白雲腳下生。匡廬突兀跨兩府。面對星湖背彭浦。九疊屏開瀑布飛。風來散作林間雨。金輪踏遍訊歸宗。遙聞出谷午時鐘。紆迴曲蹬不知處。振鐸翻然五光峯。峯頭如畫不能擬。一望江天幾千里。凌霄縹緲吼松濤。忽見銀河從地起。勢如急峽驅風雷。萬頃琉璃擁月來。樹欲移兮山欲去。光浮八極青冥開。青霓騰騰貫虹白。九淵靈氣涵諸色。紫煙瓊霧出香爐。天錦周迴締網隔。忧心駭目疑夢中。珊瑚倒掛扶桑紅。浩蕩瀾淪吞碧落。芙蓉萬丈衝鴻濛。俯聽下方響不絕。澗聲傳谷崖崩裂。倒垂玉練捲明珠。蒼海蛟龍初出穴。五嶽稱爲

山水司。無此草木盡玻璃。隱現十洲諸寶刹。水晶宮闕平陸移。我見白雲橫下面。不知今古人何見。振衣下嶺尋其源。依然雲在天之半。

宿蒲澗寺

白雲如困生山腰。濂泉屋後掛煙霄。無數天風吹不斷。飛流直瀉飲虹橋。劈面芙蓉著澗削。半空蘿薜垂纓絡。萬樹月明人獨眠。滿牀風雨松濤落。

夢遊天台

十年遊嶺外。九作吳越想。一夜月明中。飛過天台上。天台直插東海邊。出水四萬八千丈。曇花亭子望天門。二十二峯凌浩蕩。谷口蛟龍掛九皋。連雲飛下石梁橋。化作珠簾垂玉闕。霜刀忽破幾千條。長風亂捲翻成雪。嵐光歷落時明滅。崖崩霹靂擊空明。萬壑千林響不絕。銀河倒瀉潑滄江。千尺寒蟾漏皎潔。直注南溟出禹門。六虛砥柱撐危壁。瑤草琪葩遍地開。瓊樓四面青螺堆。左有赤城重梯疊。磴透松關。右有陡澗七回八。凸走風雷。恍惚泛仙槎。手執芙蓉花。不信渾身生羽翼。翛然飛入太清家。太清在山阿。石室丹藥多。吞丹酌醴泉。談笑互相歌。須臾林外有人來。天姥婆娑導二娥。携以焦尾龍臂琴。囊以八綵鳳紋羅。一彈三歎發清嘯。問我羅浮事若何。狂言備述海外山。斗大蝴蝶蒼崖間。諸峯最勝飛雲頂。攀幽履險不思還。況復林泉多羽客。相逢揖我在煙巒。鐵橋西下萬層崗。野花照地春風香。香風忽墜朱明洞。溪明木脫皆清光。海外名山斯第一。梅花萬樹開石室。幾訪丹砂問葛翁。彼言天台多仙匹。仙人去住不可明。我本無家學地行。記得不會行一步。奇峯萬疊目前生。天姥破顏復稽首。自慚養拙此山久。飲露餐霞春復秋。如斯名勝未聞有。更同握手登崑崙。雲開忽見扶桑暎。金庭紫陌平垂蓋。玉洞桃花半掩門。尋思昔年曾到此。未嘗見有此山水。回首蒼茫杳莫知。一片浮白幾萬里。落花細雨愁南天。崖斷山崩化桑田。驚回珠江八月秋風急。神魂縹緲猶在天台之雲煙。

(未完)

烽

火

黎

明

桑 桑

晨暉中的微光，從肉眼望去，視野還是朦朧的一片。在海灘上，靜息地停隻破爛的漁船。此晨暉的情景，是清靜而帶空寂。唯有聲音，只有河水和海水融匯的衝擊聲，唯一的劃破了黎明之前的肅穆。浪聲，千萬年來都是唱個不停，是大自然中的長歌。

水平線上，萬丈光芒，映入雲端，清涼的空氣裏，照射着亮而喜悅的陽光，漸漸地到處是黑白分明，光是光，影是影。水上映紅波，粼粼如金蛇，洶屬美麗的景緻。空氣涼，陽光熱，接觸到之處，涼的剛剛要暖，熱的剛拌上一點涼，在涼暖未調勻淨之中，花兒爭相的吐出蕊來，葉兒上閃着露光。早晨是令人多麼的可愛啊！

大地上，空氣裏，光熱的照射，水蒸氣的上昇，自然的景色披上一層薄薄的輕紗，益增清晨的媚態，這時，鳥兒爭相的起飛，在往昔是棲息樹林，山野是翠綠的森林，田野是綠油油的一片，近收割時是黃金色的世界，經昨夜的大風暴摧殘，吹破了一個黃金色的夢，毀滅了收穫的期望。田間壟上只剩下斷枝殘禾，泥土上散亂着青色未成熟的稻穗，河水還是靜靜閒適的流着，它的源流上游是瀾滄江，經過不同地區就不同名，翠綠的樹葉構成最壯美的景色，由於戰爭之摧殘後代替的是荒涼一片。

天是那麼高，那麼藍，那麼亮，好似不管人間有什麼悲痛，黎明又是開始，又帶着光明和晨早的溫暖再臨大地。

不知從那兒，天空飛來了一群白鷺，列成一排，由高慢慢的低下來，帶頭的一隻低向水面，用嘴向河面點一點，跟着用足

頓一下，飛離河面，一隻一隻的同一動作，不知這個是否是鳥兒的晨操，一時文縷縷的河面，頓現一個一個的圓圈微波，漸漸的伸展，波盪到岸旁的小草，搖搖的動盪，驚動了停在水草上睡着的蜻蜓。一群白鷺很有紀律性的飛向田野散開來，在那兒還有橫臥下來的坦克車，帶鍊和輪散在附近，車身正冒着白煙，很遠的地方有一小队人員，手拿着白色紅十字的旗子在揮動着，山野的土地上，田間的枯草旁，都躺滿了戰亂遺下的屍體。白鷺往日玩耍場地，現今一變而成露天的墳場。牠們有的更站立在屍身上面，一步一縮頸的走來走去。有更多的白鷺，不斷的飛臨遍野橫屍的身上。似乎不是在找尋食物，好像對人類的一種報復，平日受了人類的欺負太甚，今次盡量的在屍身踐踏，用其尖嘴啄屍面，有的仰頸長嘯，很多都叫出相同的聲音來，是玩得快樂呢？抑或是在嘲笑人類的愚蠢呢？最大的諷刺是：有許多低級動物，亦缺乏誅殺同類的本能，只有人才不停地這樣做，這種本能的養成，究竟是先天賦予的，還是後天養成的，只有天曉得。人類是萬物之靈，人類會創造文明，亦會製造戰爭來殘殺同類，提到這類事，是聰明？是愚蠢？此低級動物亦歎不如。

二

一大羣的白鷺，有秩序的在天空排列飛行，朝着海洋方向飛去。從天空的俯瞰不斷的飛，經過之處，地面上由焦黃的土地，漸漸的轉為翠綠，白鷺在翠綠的樹梢休息一會，再繼續起飛。此是後方的一個都市，是戰時的臨時首都南市，建築物外形是舊式的，多少帶有點法國色彩。卅餘年來，這個中南半島的國家，都處在戰爭中；由獨立戰爭，轉而抗日戰爭，再而興起獨立革命戰

爭，激烈的內戰。人民終日在慘痛戰火中過活。南市爲首都當然比戰區好得多，在市區中可常見到很多外國的海軍陸戰隊，和空軍人員，令到這個戰時首府南市憑添了很多熱鬧。這個地方由法國的色彩，轉而爲美國色彩，這點可從酒吧的林立和街上的來往水兵看出。南市的交通，人民代步工具：多數腳踏車和三輪車，其次是電單車，其它的私人汽車並不多，除了政府人員用的汽車外，多數是戰時的軍車，和輕便的吉甫車。軍車每日都在鬧市川流不絕，戰事的緊張，夜裏還繼續的宵禁，到深夜在市郊隱約可聽見零星的炮聲，在南市的市區裏，深夜常常有機槍聲和步槍把它叫做老鼠出來，意即游擊隊來突襲。人民在戰火連年之下，人民心情麻木。街頭走動的多是女人和兒童，男的多數應徵入伍從軍去。

每日的早晨，大部份的人群是男女學生上學，馬路上橫街橫巷都塞滿了騎單車的男女青年，來來往往，好不熱鬧。男學生多數穿白襯衣，女的有很多還穿着傳統白色開叉到腰的旗袍，和黑色的綢子長褲，行起路來，別有一番風姿。這個時候有二個女子頭戴着半尖頂笠，二人同坐一輛單車，坐在前面的女子是學生少女打扮坐在後面是一位小尼姑，從服裝上可清楚辨別。她們二人一路上由熱鬧的市區中心緩緩的轉到行人疏落的近郊，沿途經過了許多的哨站，都要下車接受檢查。不久到了有花園的古老建築物，是一座純法國式的，就是她們的學校，是男女同校的中學。此學校是附近唯一非教會主辦的私人中學，政府有意接收作爲公有。她二個是很要好的同學，單車便停放在指定的地方；校園種滿了熱帶的樹木花卉，顯得有點古樸又不十分雅緻，整座學校的周圍牆壁，都塗上了防空的保護色，從遠處望去，就似平地突起一塊巨型大怪石，掩蓋了法國式的形像美。附近的椰樹和棕樹，高聳的姿態，人們亦無閒情去欣賞。校園中的一角，有三幾個人在低頭細語，學生一反常態，比平日規矩很多，大多數都坐在教室裏，沒有在外面嬉戲，顯得格外的冷靜，陰沉沉的空氣裏，毫無生氣，往日活潑和頑皮的舉動，今日消失淨盡。

剛才進入學校的二個女子，坐車頭的女學生叫阮麗貞，另一

個叫永順，是小尼姑。永順先下車，麗貞把單車帶往停單車場地。就在這個時候，行色匆匆的走來一女同學，東張西望：「喂！麗貞，我靜靜的告訴你，啊！還有順師」。阮麗貞：「吳小萍，什麼事這樣慌張！」永順看看手錶：「時間還早，未打預備鐘，快點說吧！」吳小萍：「是這樣的，剛才政府派了幾個便衣來，」阮麗貞：「是吳畢仁的特務人員嗎？」吳小萍：「對，他們說我們學校中有北方特務，專派來調查，一會兒便離開，並沒有帶走任何人，」阮麗貞：「怪不得今天學校一進校門便覺得有些異樣，正感奇怪的時候，幸得你及早通知。」永順阻止她們繼續說下去：「我們閒話少說，快些入教室，免惹麻煩。」三人急速的走進教室。全校的男女學生都緊張和驚慌，教師今天每個人亦都毫無表情，心情和學生一樣沉重，好不容易的挨到下午才放學，很多同學都急忙，的趕回家。就在這個時候，有幾個男學生，年齡大約是十八歲至廿一歲，他們站在棕樹旁好像在等待人的樣子，距離校門有百多呎左右，他們的態度很是神秘，不久便有幾個年齡相同學生，從學校內走出來，和他們會合，舉止亦很神秘，一羣人相繼的騎着單車，動作非常快速的一齊離開學校，一路上，不斷的回轉頭來，看看有沒有人跟蹤來。跑了一程，轉入橫巷之時，突有幾個好像農夫打扮的男子截停，和其中一個學生耳語後各自離開，他們雖時時轉回頭來，望望四週，只有他們一羣人，於是現出很得意的樣子，不時的連隊高歌。

他們的一羣人，沒料到遠遠的大樹下，馬路旁邊，有二人在偷偷的看他們的動作。阮麗貞和永順同乘一單車，離開學校時，在中途突然對那些神秘人物發生跟蹤的興趣，阮麗貞對永順說：「順師，我們跟踪看看他們幹什麼。」永順：「那是一種危險的行動，我全沒興趣。急要回莊嚴寺去，免得師傅担心，你要知道，此是非常時期，如果我們四處逗留，忘記宵禁時間，到那個時候便糟。」

（未完待續）



香港能仁書院詩課

公益金百萬行

葉福瓊

天高氣爽日

沿江漫步行

赴赴健兒輩

雄姿更熱情

感動諸善士

踴躍囊囊傾

世界開新紀

千古與留名

除夕

獨處香江為異客

每逢佳節倍恩親

舉頭南望當除夕

老少歡欣接好春

公益金百萬行

凌錦明

浩蕩聲威壯

樂籌公益金

紅顏參義舉

白髮奮雄心

莫道孩童幼

解囊真可欽

行行十二哩

不顧汗淋淋

除夕

暢飲辭年酒醉
簫鼓喧天聒耳

分錢壓歲開眉
身逐兒童賣痴

春遊

魏鵬展

結伴郊遊去
正逢寒食日

相看大自然
沙律拌魚鮮

大會堂觀花展

步過公堂及早晨
春風拂面饒清興

百花开遍繞三巡
萬紫千紅景色新

春遊

岑玉燕

踏青郊外去
好鳥枝頭唱

共度好時光
香花開檻旁

公園漫步

假日公園遊侶眾

百花爭麗柳條多

枝頭小鳥不停叫

池裏游魚樂若何

有懷故人

韓堯森

三年離別後

道遠尺書稀

幾度黃花落

思君不見歸

秋郊

落葉飄飄霜氣侵

南陔何處覓楓林

農閒唯見田翻土

小坐茶寮聽樂音

詠吊鐘

三五懸垂縷絡鐘
縱然處處饒春意

異鄉除夕又相逢
未洗離愁千萬重

詠海鳥

逍遙啄食不知愁
千尺波濤猶可避

禍福無常一雨秋
冷槍一響恨悠悠

中秋夜

驟覺金風冷
思親徒惹恨

抬頭見月圓
歸棹是何年

豪雨有感

通衢泛鑑連朝雨
莫謂瓊樓無劫運

場屋傾圮若颶風
今朝貧富也相同

秋郊

李植棟

秋雲萬里淡
楓葉紅如火

出郭一車馳
寒蟬棲柳枝

有懷故人

菊盞蛇羹聊結客
長堤秋月今宵好

中西佳釀盡芳醇
對酒當歌憶故人

秋郊

梁漢炎

郊外紙鳶揚

農人收穫忙

初秋天氣好

倍戀水雲鄉

有懷故人

昔日送君時
回思連夜活

依依相別離
相聚是何期

× × ×

江于輕別幾何時
梁月照人如白晝

聞道鴻鵠樂不支
疑親顏色應相思

春遊

蒙琨

柔風拂臉振精神
萬紫千紅相賞罷

彩蝶穿花繞綠茵
奈無佳句記芳春

公園漫步

漫步公園去
斜欹巖石上

春風拂我襟
不覺暮雲陰

海浴

烈日當空照
碧波消暑氣

炎炎夏日長
海浴最清涼



春 之 晨

文桂明

盼望着的春天來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略一猶疑，即容光煥發，熱烈的迎接和煦的春之晨。

河邊光禿的楊柳已發出淺黃色的嫩芽，柔軟的枝條給微風吹蕩下輕輕的拍在河面上，河水禁不住皺起眉頭，一環環的漣漪延展開去，捲在河邊的水仙花上，捲在河邊的石上……

青草偷偷地從土裏鑽出頭來，桃花、梅花、李花，還有許多不知名的花卉，你

不讓我，我不讓你，在那裏爭妍鬥麗，互相輝映，發出芬芳的香氣來。成千喻喻的蜜蜂正在從這邊的花叢飛到那邊，辛勤的採花釀蜜。一雙雙的蝴蝶飛舞在花間，牠們一會兒飛高，一會兒飛低，忽東忽西，高興的跳着動人的舞姿。鳥兒穿插在繁花嫩葉中，有些在忙碌的建造新巢，努力搬運着泥土和枯枝一進一出；有些站在枝頭，嚶嚶的唱起悅耳的歌調，唱和着清風流水，令人精神愉快。雁兒齊整的劃過蔚藍的天空，人字形的行列，可以清楚看見領先的強壯的一頭雪白的胸毛在晨光下閃爍着。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田裏的農人正在辛勤地工作，他們放水的放水，除草的除草，犁田的犁田，大家分工合作，羣策羣力，在春天訂下計劃，而實施在春天的早晨。鄉村裏，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個個都出來了，喜氣洋洋的表情充滿他們的面上，人人精神奕奕，個個步伐輕鬆，上工的上工、趕市的趕市、上學的上學，各盡各的本份；牛羊和鷄鴨等也出來了，參加上他們的行列，湊成一幅充滿生氣勃勃和醞釀歡樂的圖畫。

「一生之計在於勤」，大家抖擻抖擻精神，舒展舒展筋骨，利用那大好的春晨，把握寶貴的春光，進德修業。因為大地充滿着生機，大地充滿着希望的緣故啊。

詠 愛

心
立

站起來站起來站起來
聳立在明亮的東方；光輝的樂土
偉然地於宇宙經緯縱橫的焦點
是多麼拘執
是多麼蒂固
直射的斜照的迴旋地縈繞
都理性地積極地熱烈地
湧出又返照
啊啊！純粹底愛
不帶企求的成份
不是硬性的公式

× × ×

站起來站起來站起來
只爲肯定自我而追尋
只爲完成自我纔創造
於衆生處；在平淡裏
啜受 是必經的不二法門
呵呵！在那點的膠着上的
星雲座呵！

我是我
不屬於星雲座

理想的樂園

顏華桂

我曾經幻想過自己生活於一個有如世外桃源般的世界，人們不須爲了生活而營營役役，到處充滿了和樂的氣氛。人與人之間互相友愛與關懷，沒有欺詐，暴力，戰爭，也沒有現代都市的穢氣，令人心煩的噪聲。清新的空氣，柔和的微風，帶着陣陣野花的清香，傳來隱隱可聞的鳥語。這裡不需要一般世俗的繁文縟節，你可以打開衣襟，赤着雙足，任微風替你整理你一頭的散髮，到處遨遊，穿過叢林，濯足溪澗，踏着嶙峋的山石引吭高歌，或隨着你喜歡的節奏而跳躍起舞，沒有人會笑你，因爲他們也享受同樣的自由。你和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真正屬於自己的時光，當大家聚在一起時，所見到的都是友善的面孔，所聽到的都是歡樂的呼聲。

有一段時間我沉醉於自己的理想樂園中，可是現實的社會實在太醜陋了，令我產生了強烈的不滿加上了這美麗夢境的破滅，使我曾一度陷於失落和頹喪。漸漸的，我認識到我過去所陶醉的理想樂園，實際上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這種幻想，不但沒有好處，反而是進步的絆腳石。假如人人都容易滿足，便沒有今天的繁榮現象，因爲他們都不再求發展了。假如到處都是草原山嶺，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是則人類之文化便不能交流，難道我們真的徒步由東半球而往西半球？在一個物競天擇的世界裡，若

停留不前，只有被淘汰，被時代的巨輪所輾死。

理想的樂園不是存在於幻想之中，而是在領略現實生活中改善而來；不能適應於現在的生活，如何能於生活中獲得樂趣？人與人之間雖然存有猜忌和私念，但無

可否認，人類的愛心是組織現在社會和發展文明的原動力，我們以真誠待人，自然獲得別人的友善；我們更不能因爲現在生活的重担，而幻想不勞而獲，這祇不過是懦弱與頹廢的表現。社會上滿佈陷阱，我們得了解而免受害；社會上到處虛偽，我們得洞悉以免受騙。我們要於不斷的競爭中使自己堅強起來，樹立自己謀生的本領與力量，進而幫助朋友，造福社會，將不平的事情填平，使黑暗變成光明。有了真正的朋友，有了助人爲樂的心，加上不斷的奮鬥，創造自己的前途，這才算是一個理想的樂園——一個於艱苦中所創造的樂園。

秋夜讀書記

林大雲

夜深了，仰望天空只見明月，圓圓地，靜靜地在這裡，雖然旁邊有點星星，但是還覺得冷清清的，不經不覺，已是深秋了。

倚在窗前，冷風一點點地從面而過，聽那樹木被風吹過聲，聽那沙草被風吹過聲，覺得有點寒意了。

又回那座位處，提起書本，繼續閱讀，研究。時鐘正打下十二響，雖然已有點疲倦，但還是必須繼續研讀呢！

每晚從學校回家，已經十時多，肚子還是空空的，吃過太晚的「晚飯」，又要洗澡，一切一切做妥了，經已十一時多，又要整理功課，讀書；可想而知，日間工作，精神在辦公室裡已用了十之八九，還餘一點點，用來工餘進修。

回心自問，夜間修讀大專其目的爲何？爲工作上需要？無此必須。爲求生活？非也。難道爲求學而求學？有一點兒。有人說：「爲讀書而讀書，這麼清高。」但想深一層，這是爲什麼呢？只是自己喜愛學問，而另一方面，更想增加一點知識，一點做人的道理罷了。

又一陣涼風迎面吹來，有一點寒意，望望時鐘，快一時了，快一點讀書吧！明天又要一早上班，不！應該說今天又要上班了，早睡吧！





(一)

超定法師

拜讀貴刊二十二期，隆根法師的大文，至為感念。我與隆上座也可算是頗為親切的道友了，已有十多年未見面，常被他鄉故人之思。故讀其文，如見其人，頗感欣喜。

唯以隆上座文末，提及「臭味」二字，誤以我對印公老法師此前著作態度的厭惡。實在我的用字，沒有此意，否則豈非對於長老的失敬呢？

梵文的 *Gandha* 漢譯成爲「香」，它是「氣」或者「氣味」之意，不若中國之香臭的香。至於「臭味」一辭，在中國古

典中，用作「惡味」之意的不是沒有，但却不多，而用作「同類」之意，則不乏其例。比如左傳（襄八）云：「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註言「同類」。是言氣味相同，而非惡味相同也。所以印公長老未對此點表示不滿，也乞隆上座等，勿以此爲介意。

編安
即祝

弟聖嚴 元月十日

(二)

會機法師：

八月來美，迄今三月餘。各事繁忙，出乎意料，人事應酬繁不勝繁，未能分函諸同學。前次詩稿復洗公函順便附入。美國生活，一切環境都能較香港爲安定，然人地生疏，一切從頭做起亦覺吃力耳！

近來港地生活上漲，一切均不安定，將來如何，尙難預料，聞之殊以爲憂也。前次詩稿登載內明二十一期，望將該刊寄三四冊，禪七稿及和詩如登刊，亦請寄三四份來美。至托至托，匆匆不盡。

自在
即頌

敏智合十

十二月廿八日

能學
知清
諸同學統此不另

(三)

敏公老人座下：

十二月廿八日手諭奉悉。承蒙老人於百忙中分神關注，五中銘感！

近半年來，一直生活在動盪的環境裏，不會安心專志於讀書和工作上。說來真是好事多磨，每想發心多做點有意義的事，魔羅即施展其技倆，無孔不入，百般障礙，達到破壞目的而後已。某大師教人看破、放下、自在，但我以爲消極地看破放下容易，積極而自在地提起的工夫，則非常人所能辦到；提起往往則放不下，放下則提不起。稱英雄，打天下與足不出山，不問世事者，正是極端的兩類型人；不偏不倚的中道正行，談何容易！經一事長一智，舉一可以反三，事實的教訓，豈容漠然忘却？世路崎嶇，陷阱處處，而今而後除守志不渝，把定宗旨，奔向前程，更須謹慎從事，小心提防，以免失足也。

內明二十一期出版後，已用航空寄一份，另五份付海郵。尊作光明寺禪七十四章及奉和詩稿，於二十二期一併刊出。航空郵資貴昂，每本需港幣八元，爲節省龐大開銷，除航郵一份，餘則用海運，倘需要更多，函告即寄。

比來內明稿源短缺，旅美諸華僧大德，多係德學俱優，能說善寫的佛門龍象。爲提高本刊水準，獻給讀者更豐富更精彩之智慧寶藏，乞 老人抽暇奔走，向他們

求援，時為本刊撰稿，至感！

洗公已於元月十二日出院，仗三寶加護，法體逐漸康復，順此稟告。特此奉覆

敬祝

新年如意

弟子會機頂禮

一九七四，元，十五。

(四)

曉雲法師：

大作「天台教觀與止觀」，經於十二月份（二十一期）起分期連載。惟惠稿係複寫，部份字跡模糊，校對費力；引證經論，因手頭資料缺乏，無法查對，難免差誤。請寄來原文，以便校正為盼。

內明創刊將屆兩載，荷蒙海內外大德居士熱心愛護，乃得如期出版，同人莫不全力以赴，竭盡所能，殷切地期望這塊園地翠綠一片，開放着各色各樣美麗的花朵，使它成為大眾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充滿生活的樂趣。但這是艱鉅而神聖的使命，絕非少數人和短期限所能完成的，需賴諸位大德作家不斷地扶助培植，共同為理想而付出浩大的代價，才有豐碩的成果。教內現有刊物多種，發心撰稿者少，夠份量的作品更少。為發揚佛教文化，繼承佛陀珍貴的遺產，鼓吹知識青年研究佛學，培養佛教作家，為刻不容緩之事。座下執教於文化學院，主持佛教研究所，接觸大專青年機會至多，且貴院設有佛學課，在名教授善巧指導下，興趣於佛學寫作

者，為數不少，希望多鼓勵他們為本刊惠稿。

我以為：此地的佛教創立一間學校，不會有太大困難，而一份刊物的維持的確不易，（香港佛教主辦學校三四十間，而兩份佛刊勉強地存在，即是事實的例證。）蓋出版刊物，需長期付出一筆相當可觀的排印費、郵寄費，還得物色一兩位以上肯負責，能勝任而免費的編校者；同時必需依賴各方大德作家長年義務的為該刊賜稿。

我的構想：創一份佛刊，並設獎學金組織，以獎勵研究佛學有成就，對本刊有貢獻的作者，相信稿荒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尊意如何？端此 即請 講安

會機合十

一九七三，十二，十五

(五)

會機法師大鑒前接

大示後數日寄上「佛教文化學報」第二期想已收到 關於約大專稿已為接洽但以冬季各生為考試準備功課稍忙俟明春當為設法聯絡也 拙稿承刊報雲當時以為學報稿可刊雜誌故有此函詢者！寒假仍回港一行希屆時仍造訪於弘法精舍也 餘容面叙 即請 輯安

曉雲合十

十二月廿二日

(六)

洗公上座暨主編大德鈞鑒

敬啟者，陽曆十二月八日收到郵差送來內明月刊廿一期，並一同收到日記簿一本，感謝萬分，因事遲覆，至歉。從內明月刊中得悉 洗公法體不適，本應趨前問候才對，又恐人多有損精神，今謹藉書函致候，萬望慈悲諒察，是幸！

現呈上拙作「烽火黎明」小說稿十張，未知是否合用？並請指教，故事目前還在編寫中，與友刊「碧血千秋」話劇本屬姊妹篇，今大胆獻醜，錯誤之處，敬祈斧正，每期最好以千字左右發表，免致中斷，有勞費神。

專此敬頌

法安

不慧榮榮作禮 冬至日

(七)

洗塵大師賜鑒，十一日教示敬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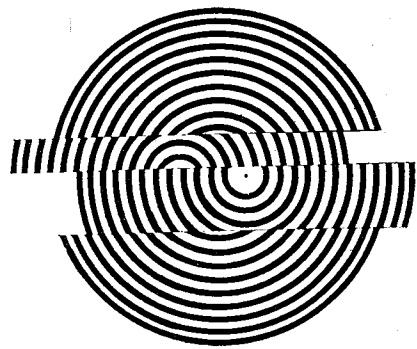
邇來因編著「近代名人詩史」，無暇寫稿，乞宥！如尊駕有古詩大作，請在元月十日寄到，當儘先刊登，此書發行遍及港澳和世界各國，頗有收藏價值。

蒙披露拙書，感甚！香港佛教既登家師作品，方便時祈賜拜讀，則幸甚矣。將來仍當替

貴刊効力，藉報提掖之惠，端覆並祝 撰安

姜渭水拜

十二月十七日



教界簡訊

能仁書院新校落成

接受新生入學申請

（本刊訊）香港佛教僧伽會主辦之能仁書院第二期位於九龍荔枝角道三式五——三式九號之新建校舍已於日前落成，樓高七層，美輪美奐，有自動電梯，內闢標準教室二十四間，另有實驗室四間、圖書館、會議室、董事長室、院長室、教授休息室、總辦公廳、露台運動場等，與毗連原醫局街一七六至一七八號六層第一期舊校，形成一龐大學校區，不僅在該校發展史上邁進了新的里程碑，亦將提供本港專上教育更大的貢獻，據該院發言人稱：今後該院除本傳統精神，力求充實設備，廣開課程，聘請名教授任教外，於實用技術知識之講授，優良學風之培養，尤為特別加強，俾在該院畢業之學生，能適應建設社會之需求，聞該院為滿足有志升學之青年獲受大專教育起見，已開始接受文商兩院各學系一、二、三年級插班生申請轉學云。

僧伽聯會新春團拜

會長祝福世界和平

香港繁榮社會安定

（本刊特訊）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暨該會所屬能仁書院，佛教英文中學，佛教英文中學荃灣分校全體同人，於元月廿七（初五）日假荃灣弘法精舍舉行甲寅年新春團拜。由該會會長釋洗塵大法師、副會長寶燈法師親臨主持。到有全體會董，及能仁書院員生五百餘人。儀式開始，首由會長領導全體同人普佛一堂；並由護法善信、院長教授、各系主任拈香禮佛，祈禱世界和平，人類消災免難。一時梵音聲聲，响彻雲霄，儀式簡單隆重，至為虔誠。會長洗塵法師，在典禮中發表新春賀詞，祝福世界和平，人民康樂；並願香港社會繁榮，經濟安定，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並闡述團拜意義：第一、在表示本會同人大團結，第二為世界及人類祈禱。法師並對該會辦教育之前途，充滿信心，第二、三期新校舍，亦將興建云。最後，由白志忠副院長致詞，語多勗勉。

香港佛聯會雪中送炭

歲暮慰問各慈善機構

（本刊訊）香港佛教聯合會歷年歲晚，關懷老弱傷殘病人，分派利是慰問老人院、殘廢院、孤兒院、醫院等。今年元月廿八日（臘月廿六日）由該會會長覺光法師、副會長黃允攸伉儷暨所屬婦女委會、慈善委員會同人，前往沙田先天道安老院、佛教般若安老院、粉嶺佛教寶靜安老院、元朗信義盲人老人院、青山青松觀安老院、荃灣佛教東林安老院、圓玄學院老人院、牛池灣天主教聖約瑟安老院、鑽石山佛教志蓮安老院、黃大仙基督教廣蔭安老院以及佛教醫院病患者，計

受惠者一共千五百餘人，莫不深感佛教之慈悲溫情云。

正覺蓮社冬賑

（本刊訊）香港佛教正覺蓮社於冬季例有濟貧之舉，由社內社會賢仁、大德居士集資捐辦，今年已為第廿三屆，受惠者每年達二千餘戶。農曆十二月初八日援例在黃泥涌道分社派發棉毡肆百伍拾條外，又於同月廿七日在新界大埔元洲仔發放白米、藥油。當日親臨主持者有社長覺光法師、果德、定平、廣慧、禪光、禪能、果通諸法師，並有熱心慈善人士陳慧菁、李果妙、宋果福、梁果寧、辛寬靄、何崇芷等居士參加。大埔警署亦調派男女警員十餘人協助維持秩序。當日共派出萬金油一百伍拾打、白米壹萬伍千餘斤，使該區水上及陸上貧民老幼，在嚴寒天氣中領到白米藥油後，無不笑逐顏開，對佛教衷心感謝云。

（又訊）香港菩提學會會長永惺法師及同人，歷年舉行籌募冬賑，獲佛教四眾大力捐助支持，嘉惠數千貧者。

今年冬賑徵得跑鵝區街坊會理事長李均，聯合進行購買白米二萬餘斤，分派港九及新界各區貧民。首日放賑工作，上月八日即農曆十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半，在銅鑼灣高士威道灣景大樓樓下，派發白米六百餘份，永惺法師及李均理事長主持，受惠者均至深銘感。其他各區於短期內分日派發。

靈峯般若講堂慶祝

釋迦世尊成道日

佛教學習班週年紀念

（本刊新加坡訊）本邦漳宜惹蘭甘馬岸靈峯

般若講堂，於前日（古曆十二月初八日）下午七時半在該堂大殿舉行慶祝釋迦世尊成道日，及該堂主辦週日佛教學習班成立週年紀念遊藝晚會。到有諸山長老，縑素大德，各界來賓及學生家長，達五六百人，一時冠蓋雲集，為况甚盛。該堂住持演培法師特敦請佛教總會主席宏船法師為慶祝會之主席。在香港莊嚴之佛殿，主持隆重的開幕儀式。

首由廣洽法師上香，優曇法師獻花，常凱法師獻菓，遂奏國歌，唱三寶歌，然後全體肅立向教主行最敬禮（合掌三問訊）畢，即請主席宏船法師致詞；法師闡述釋尊往昔為迦毘羅衛國淨飯王太子，名曰悉達多太子。因感人世無常，欲求究竟解脫大道，決意捨棄富貴尊榮而出家修行之動人故事。根據中國古史，謂其悟道之日，乃在夏曆之腊月初八日，夜觀明星、豁然開悟，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之菩提道果。是日為普天同慶，有三十二種瑞應之相。故自古以來各寺院皆於此日煮八寶五味粥，名曰「腊八粥」以供眾。今晚靈峯般若講堂在佛成道日為所主辦之週日佛教學習班成立一週年而舉行遊藝晚會，實涵有深遠之意義云。

繼起演說者為廣義法師，渠強調在兒童時期，運用心理衛生學以培養兒童之純真品性，同時在課外又獲有優美之環境，使其對學業上發生興趣而產生力爭上游之意志，最為切要云。詞畢，乃由寬嚴法師致謝詞。

遊藝節目

於是遊藝餘興節目即告開始，其節目秩序如下：一、合唱：佛頌歌、讚佛歌。二、鞋匠舞。三、啞鈴操。四、話劇：誠實的樵夫。五、蘭花

花（昀暉舞蹈團）。六、詩歌朗誦：光明的燭。七、教主歌，我們大家手牽手。八、策馬：（昀暉舞蹈團）。九、詩歌：The Snare。十、拳術。十一、種稻舞。十二、口琴演奏。十三、扇舞：（鳳凰舞蹈團）。十四、表情歌：搖船歌、媽媽好。十五、日本舞：（鳳凰舞蹈團）。十六、友誼萬歲（舞蹈）。十七、電影：（前月該堂學習班班主任寬嚴法師受具足戒之莊嚴儀式紀錄片）。十八、話劇：悉達多太子成道等。以上多采多姿之節目，大部為該學習班學生訓練表演者。其中有詩歌朗誦：「光明的燭」，其歌詞曲譜，皆由該堂負責教師自編自導，象徵燭光與黑暗奮鬥到底之精神。而由學生合唱表演，亦能充分表現勇敢，及活潑天真的姿態，唱出堅強的意志與毅力，博得掌聲雷動。且由昀暉業餘舞蹈團客串「蘭花花」及「策馬」兩項，演來傳神入妙。由鳳凰業餘舞蹈團客串：「扇舞」，及「日本舞」，亦富古色古香之情調。最後一幕為話劇，以學生飾演悉達多太子跌坐於菩提樹下，巍然不動。其時魔王遣魔女載歌載舞於太子座前，盡態極妍，欲企搖動其心，其歌舞又採取印度之樂曲與舞步，表情恍如印族之作風無異，亦博得全場如雷掌聲。閉幕時，該堂主人以腊八粥招待來賓，約是晚十時半左右賓主始盡歡而散。

五育並重

查該堂所主辦之週日佛教學習班，目下共有學生人數一百廿三名，分三班級教習。年齡由八歲至十五歲，皆為各校（包括政府及其他宗教學校之學生）學生家長，樂意送子女入學作課外之進修者。每星期日上午八時半上課，至十一時放學。十一時半免費供給全體學生午餐。（素食）

十二時回家。其來回皆由該堂特備專車免費接送。所授課程為佛學、華語、英語、音樂、美術、體育、及兒童心理衛生之指導、生活禮儀須知等，以切合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之薰陶。全體教師共有七位，皆義務職。即該班主持人寬嚴法師，與淨果尼師，及何孟軾，李瑞端二女居士，及以前畢業於女子佛學院同學陳文治、鄭文靜、余佩君三位志願幫忙任教。進行以來，已滿一年，默默踏實的做去，外界鮮有知者。至於一切經費（學生午餐及車稅什費）悉由該堂負責，而得自善信熱心士女自動解囊相助。此種具有深遠意義之社會教育工作之實踐，殊值得加以表揚。

慧日講堂學佛研修會

慰問真光傷殘教養院

（本刊台北訊）台北慧日講堂學佛研修會於十二月十六日舉辦第一學期，訪問慈善機構及郊遊活動。是日氣候晴朗，陽光普照，由領隊印海法師及觀緣、宏印二法師與信徒陳聖、邱舜亮、許朝俊夫婦、陳美雲等；參加的大專同學有銘傳、淡江、師大、台大、輔大、文化學院、與大法商學院、中原理工學院、台北工專、海洋等各佛學社團男女同學共六十多人參加。一行坐專車先抵位於中和鄉郊外的私立真光傷殘教養院訪問；院內兒童皆屬先天遺傳的各種殘廢、盲啞、癱瘓、低能等痛苦兒童，殊堪可憐可憫。學佛研修會同仁，各本我佛慈悲為懷的喜捨精神，與傷殘兒童遊戲，玩笑在一起，沐浴於一片笑聲中，並教他（她）們唸佛種善根，分送衣服、玩具、食品及慧日講堂信眾惠施慰問金六千八百餘元，由該

院院長石清親自接受，並敬贈訪問團「惠及殘童」一幅錦旗申表謝忱。末了與他（她）們合影留念，並祝福所有殘病兒童，在佛光的庇佑下，早日身心康癒，善根福慧增長，一行於上午十一時半始離開。中午抵達南山放生寺參拜，特請該寺住持蓮航法師開示佛法，午膳後並攝影紀念。下午參觀智光商職，並郊遊名古剎圓通寺，慈雲岩。於下午四時半返回。

續明法師紀念會召開

兼辦冬令濟貧工作

（本刊台灣訊）續明法師紀念會於一月四日，假台南縣歸仁鄉善化禪寺舉行續公上生七週年追思會，恭請南縣佛教理事長心田法師主持。是日參加者有正定、法振、西定、淨明、厚基、修威、會光、神定、開妙、本定、訪妙、賢定、善慧、善慧、林却、曾燕玉等法師居士，在善化禪寺大雄寶殿敬禮彌勒普佛一堂，祈願續公早日乘願再來。

續明法師紀念會同人，為紀念續明法師圓寂七週年，而配合政府推行小康計劃辦理冬令救濟，該救濟事項委託善化禪寺開妙、本定兩位法師辦理，一月四日下午二時在該寺發放，濟賑歸仁鄉各級貧戶。發放之前，敬請南縣佛教會理事長心田法師向受惠者開示，然後由紀念會會長正定法師說明創辦續明法師冬令救濟之意義及經過，發放時並由紀念會會員與善化禪寺人眾數十位幫忙發放工作，歸仁鄉公所民政課陳榮東，村幹事許景督二位先生辦理領米之手續，佛教在歸仁鄉首次創舉救濟工作，鄉民人人無不稱讚佛教慈悲濟世功德。

宏法寺佛青國樂團

敬老育幼院慰問演奏

（本刊高雄訊）高雄宏法寺佛青國樂團為配合政府小康仁愛工作，由團長開證法師率領至高雄市立敬老院及佛光山太慈育幼院舉行國樂演奏會，並贈春節禮品及加菜金約二萬元，現場並有佛光山宗長星雲法師率領學院同學欣賞國樂演奏，並致贈慰問金。計有宏法寺護法董清標夫婦、董海樹夫婦、蘇周月卿、朱三客、顏鐵根、林榮加、蔡有諒、蘇汶松、石太太、侯太太、清照寺監院燕居大德、高雄在家菩薩同修會等皆大歡喜。

台北妙覺寺建佛七

佛子雲集精進修持

（本刊台北訊）台北頂埔妙覺禪寺例年啓建彌陀佛七，自國曆十二月廿二日清晨四點淨壇開始每日六枝香，連續七永日佛號延綿不絕，此間信眾之虔誠精進，每天寺前車水馬龍，從四面八方踴躍趕來參加者擠滿佛殿，梵音嘹亮，響徹雲霄。

這次佛七恭請佛教僧青年正定、開松、開典、德宏、如悟、厚基、紹瑛、會欽、會修、西定、慶定等法師領導大眾念佛，而且佛七中每天都是過堂生活，以期佛七如法莊嚴。

開松等法師不惜辛苦，每日以法滋潤大眾心田，開示念佛法要，深入淺出，七天以來大眾無不法喜充滿。

該寺住持正定法師，為紀念觀妙老和尚起見，發動台北佛教實踐會之力量，由會長滿定居士等發菩薩心，辦理冬令救濟，於十二月初八日佛陀成道紀念日，濟賑土城鄉各級貧戶，雪中送炭，給與鄉民帶來無限溫情。

內明月刊收支報告

一、收入	
上期結存	四七〇・〇五元
本期捐款	三、〇九〇・〇〇元
總計收入	三、五六〇・〇五元
二、支出	
第22期印刷費	二、三六五・二〇元
第22期郵寄費	二六六・七〇元
第22期雜費	三〇〇・〇〇元
總計支出	二、九三一・九〇元
三、結存	
收入支出相抵結存	六二八・一五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一九七四、一、卅一日

捐款鳴謝

談禪法師	港幣二〇〇・〇〇元
法海法師	港幣二〇〇・〇〇元
茂蕊法師	港幣五〇・〇〇元
中華佛教圖書館	港幣五〇・〇〇元
加拿大佛教會	港幣五〇・〇〇元
羅美意居士	港幣三〇・〇〇元
趙能瑞居士	港幣二〇・〇〇元
馮雲竊居士	港幣二〇・〇〇元
無名氏	港幣二〇・〇〇元
妙法寺有限公司	港幣二、五〇〇・〇〇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一九七四、一、卅一日

梵文學習法

淨海編著

女兒去丈夫的炭(裡)。母親寵愛着女兒的孩子(嬰兒)。孩子們因母親的歌唱而歡喜。兒子依父親的命令從女婿的炭帶來妹妹。我們聽到車子的音聲。你們飲母牛的乳。

46 女性 -इ -ī 語幹

नदी nadi (女. f.) 河; 江, 江河

	單 sg.	雙 du.	複 pl.
主	नदी nadi	नद्यौ nadyau	नद्यः nadyah
受	नदीम् nadīm	नद्यौ nadyau	नदीः nadiḥ
具	नद्या nadyā	नदीभ्याम् nadībhyām	नदीभिः nadībhiḥ
與	नद्यै nadyai	नदीभ्याम् nadībhyām	नदीभ्यः nadībhyah
從	नद्याः nadyāḥ	नदीभ्याम् nadībhyām	नदीभ्यः nadībhyah
所有	नद्याः nadyāḥ	नद्योः nadyoḥ	नदीनाम् nadīnām
位	नद्याम् nadyām	नद्योः nadyoḥ	नदीषु nadiṣu
呼	नदि nadi	नद्यौ nadyau	नद्यः nadyah

註：其他女性名詞 -इ -ī 語幹，加格語尾後變化都同上例。

47 女性 -ऊ -ū 語幹

वधू vadhū (女. f.) 少婦; 新娘

	單 sg.	雙 du.	複 pl.
主	वधूः vadhū	वध्वौ vadhvau	वध्वः vadhvah
受	वधूम् vadhūm	वध्वौ vadhvau	वधूः vadhūḥ
具	वध्वा vadhvā	वधूभ्याम् vadhūbhyām	वधूभिः vadhūbhiḥ
與	वध्वै vadhvai	वधूभ्याम् vadhūbhyām	वधूभ्यः vadhūbhyah
從	वध्वाः vadhvāḥ	वधूभ्याम् vadhūbhyām	वधूभ्यः vadhūbhyah
所有	वध्वाः vadhvāḥ	वध्वोः vadhvoḥ	वधूनाम् vadhūnām
位	वध्वाम् vadhvām	वध्वोः vadhvoḥ	वधूषु vadhūṣu
呼	वधू vadhū	वध्वौ vadhvau	वध्वः vadhvah

註：其他女性名詞 -ऊ -ū 語幹，加格語尾後變化都同上例。

48 名詞從格的用法 (Ablative case):

(1) 表示行動的起點:

मुनिर्वनात् गच्छति। munirvanāt gacchati / 聖者從樹林去。

(2) 表示"脫離，停止；防護"等意:

ईश्वरो नरान् दुःखात् रक्षति । *īśvaro narān duḥkhāt rakṣati* / 自在天保護人們
離開不幸。(神佑人脫離災難)。

(3) 表示“因, 由, 故, 所以”之意(與具格比較, 見42 (4))

क्रोधात् बालं तुदति । *krodhāt bālaṁ tudati* / 由於忿怒他打那男孩子。

(4) 附有下列介系詞支配的從格:

प्राक् *prāk* 在...之前; 在東方

पूर्वम् *pūrvam* 在...之前

अनन्तरम् *anantaram* 在...之後

आ *ā* 至, 乃至

प्रभृति *prabhṛti* 自...以後

बहिः *bahiḥ* 外面

कृते *ṛte* 除外; 離

विना *vinā* 離, 無有

例如: प्राक् गिरेः पश्याम इन्दुम् । *prāk gireḥ paśyāma indum* /
在山的前面我們看見月亮。

49 名詞所有格的用法 (Genetive case):

(1) 表示“所有、起源、動作”的關係:

हरेः पुत्राय नृपो रत्नानि यच्छति । *hareḥ putrāya nṛpo ratnāni yacchati* /

國王給財寶與呵羅的兒子。(國王給與呵羅的兒子(諸)財寶)。

(2) 梵文動詞中沒有直接表示“有”(to have)之意, 如要表示“有”,
須用所有格來表示。

例如: “敵人們有(諸)車 (The enemies have chariots)”, 其構句形
式為 “諸車是(諸)敵人的 (Of the enemies (there) are char-
iots)” — अरीणां रथा भवन्ति । *arīṇāṁ rathā bhavanti* / 敵人們有諸車。

(3) 受下列介系詞支配的所有格:

उपरि *upari* 在...之上

अधः *adhaḥ* 在...之下

पुस्तः *purataḥ* 在...之前

पश्चात् *paścāt* 在...之後

अग्रे *agre* 在...的前面

परतः *parataḥ* 超過, 高於

समक्षम् *samakṣam* 在...的前面

कृते *kr̥te* 爲了; 因爲

例如: मुनेः समक्षं जनास्तिष्ठन्ति । *muneḥ samakṣam janāstīṣṭhanti* /
人們站在聖者的前面。

50 連聲法:

齒音 -न- -n- 轉化為舌音 -ण- -ṇ- (見17註(三)):

一個單語中, 當在 *n* 之前有 *r*, *ṛ*, *ṝ*, *r̄*, *ṝ̄*, 而在之後跟着
母音及 *n*, *m*, *y*, *v* 時, 則轉變為 *ṇ*, *ṇ*。

例如: शरीरानि = शरीराणि । *śarīrā-ni = śarīrāṇi* / 諸身體 (中4世, अ a
語幹, 主格及受格的複數)。

(34)

香港能仁書院英文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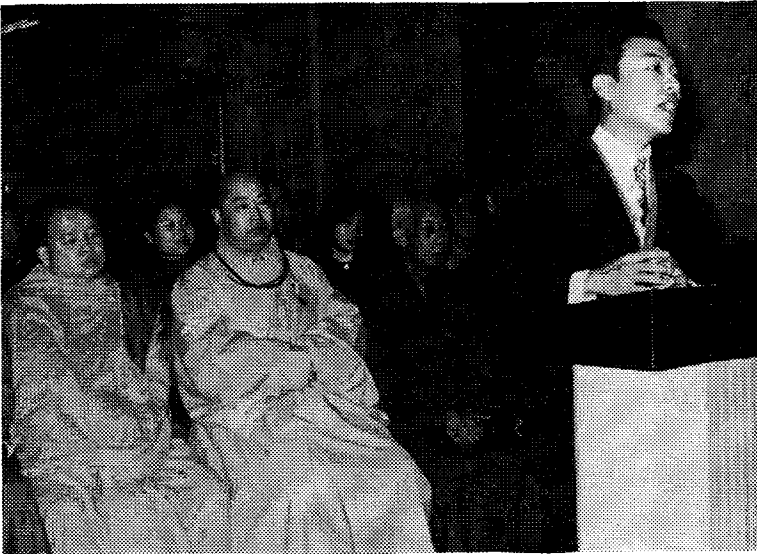
荃灣分校開學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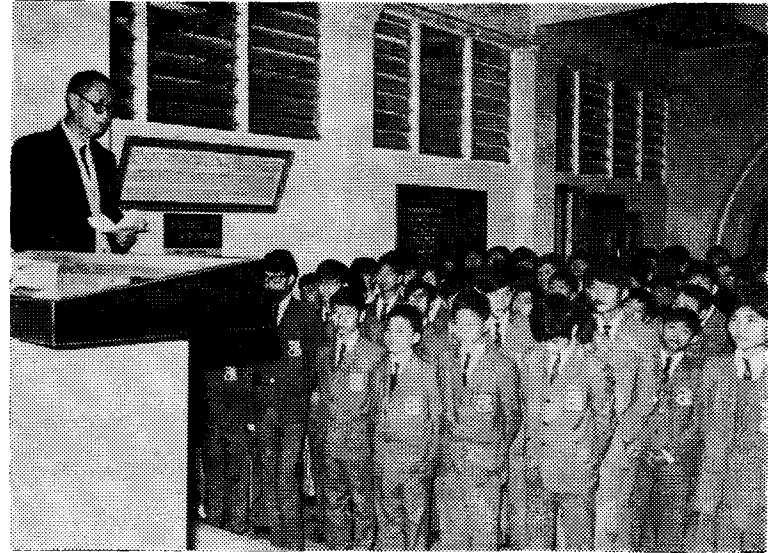
◁ 校監洗塵法師致訓詞



嘉賓 Rev. THICH GIAC TAM 演講佛法 ▷



△ 校長余廼永居士致詞



△ 教務主任盧少陵居士翻譯大意

▷ 上午班全體學生合影





容天圻先生畫